

# 心道經



日  
月  
星  
辰  
大  
地  
萬  
物  
皆  
由  
心  
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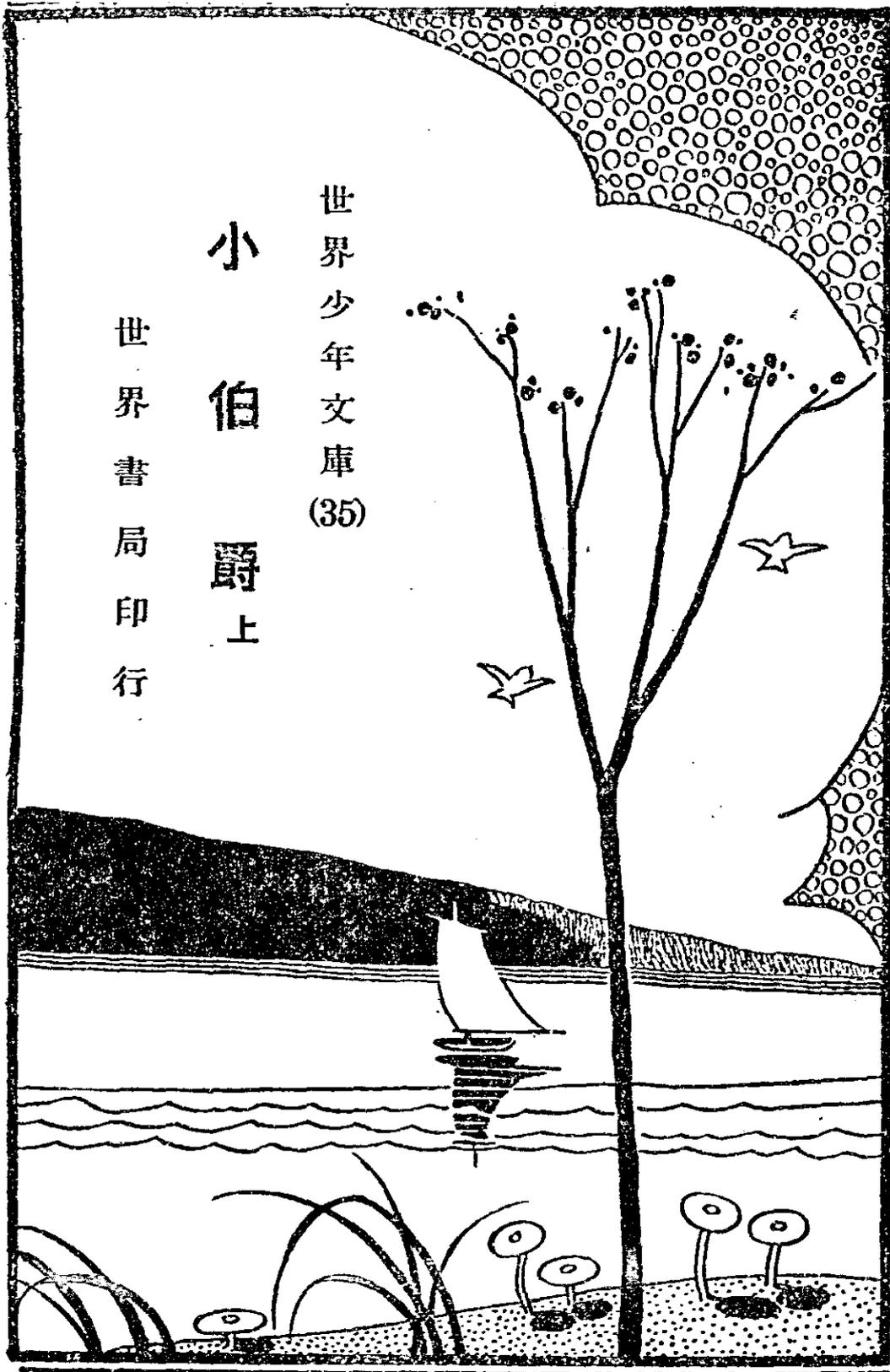
口 沒 德 夫 人 原 惹

傷 鎖 華 譯

世界少年文庫 (35)

小 伯 爵 上

世界書局印行



# 目次

## 上册

- 一 一件大奇事……………一
- 二 薛德立的朋友……………一八
- 三 離家……………六四
- 四 到了英國……………七五
- 五 城堡中……………九七
- 六 伯爵和孫子……………一三五

## 下册

- 七 在教堂裏……………一七七
- 八 學騎馬……………一九二

目次

一

九 貧窮人的村舍·····	二一〇
十 老伯爵吃驚了·····	二二二
十一 美國的朋友的憂慮·····	二五七
十二 爭奪者·····	二七八
十三 狄克的援救·····	二九六
十四 敗露·····	三〇七
十五 八歲的生日·····	三一六
譯完後·····	一



## 一 一件大奇事

關於這事情的一切，薛德立自己是什麼也不知道的，而且也從來沒有人向他提起過。他只知道他的爸爸是個英國人，因為他的媽媽會這樣和他說過。但是他年紀還很小很小的時候，他的爸爸就死了，所以對於他的爸爸，他不能記得很清楚，他只記得他的爸爸是個個子很大的人，有一雙藍色的眼睛，有些長長的口髭；此外他還記得一件很好玩的事，便是他的爸爸常把他馱在肩膀上，在房間裏打圈子。自從他的爸爸死了以後，薛德立覺得最好不要和媽媽再談起爸爸的事情。在他爸爸生病的時候，薛德立被他們遣送開去，寄在別人家裏；待他再回家來的時候，一切事情都完結了；而他的母親也曾生過重病，剛纔稍稍好點，能夠在窗前的椅子上坐坐。她臉色蒼白，消瘦了許多，她嬌媚的臉上的笑渦也看不見了，她的眼睛好像大了些，含滿悲傷。她身上穿着一套黑色的衣裳。



「『親愛的，』」薛德立說，（他爸爸常常這樣地叫他媽媽的，所以這小孩也就學着這樣叫了。）「『親愛的，』爸爸好些了嗎？」

他碰到她媽媽的手，覺得她的手在顫動，于是他轉過他那捲髮的頭來，對着媽媽的臉凝視。她臉上似乎有一種什麼東西，使他覺得要哭出來。

「『親愛的，』他好了嗎？」他說道。

于是，突然間他充滿情愛的小心兒覺得非把雙手圍住她媽媽頭頸，接連地和她接吻不可了。他將柔輦的臉頰湊近她去，他一湊近去，他媽媽便把臉靠在他肩膀上，傷心地哭了起來，她還將他緊緊地抱住，似乎不肯再讓他走開去的了。

「是的，爸爸好了！他已完全……完全好了。但是我們……我們沒有別的人了，只是我們兩個啦，再沒有別的什麼人了啊。」她嗚咽着說。

他雖則年紀很小很小，可也明白他那個子高大，豐姿美好的年青的爸爸不會再回來了。他以前也曾聽到說過別人死了的事，所以他這次知道他爸爸也死了。但是死



到底是怎麼一回怪事，居然會引起這樣的悲哀，這他可不明白了。因為他一談起爸爸的時候，媽媽便要哭泣，于是他暗自決定，以後務必不要和媽媽提及爸爸的事情，並且他還覺得，以後也不可讓她靜悄悄地坐着，望着火爐，或者不作聲，也不動作地凝視着窗外。

他們母子倆認識的人非常少，他們過着世人所謂極其孤寂的生活。然而薛德立並不知道這種生活的孤寂，一直到他長大了一些，知道家中為什麼沒客人來的理由之後，他才知道這是孤寂的生活。後來，他才知道他媽媽是一個孤兒，在爸爸和她結婚的時候，她在這人世間完全是孤獨的。

媽媽很美，本來在一個有錢的老太太家裏做雇件的，而這位老太太待她很親切，有一天，薛德立·愛羅爾大尉——就是小薛德立的父親——來到這家去訪問的時候，看見她睫毛上掛着淚珠，跑上樓梯去；她的姿態是那麼可愛，那麼天真，又那麼悲傷，竟致這位大尉永遠不能把她忘懷。接着他們經過許多奇遇之後，便深切地互相瞭



解，互相愛戀，後來就結了婚。他們的結婚引起許多人的非難，在非難他們的人中，最激憤的就是大尉的父親。他住在英國，是一個很有錢的，很有地位的老貴族，他的脾氣很壞，對於美國和美國人，都非常嫌惡。他還有兩個兒子，年紀都比大尉大些。英國的法律，是長子承繼爵位和豐富的財產的，如果長子死了，次子承繼。大尉生長於這樣一個大家庭中，要想自己成爲一個富豪的事，簡直是沒有什麼希望的。

然而，這位小弟弟却得天獨厚，具有他的兩個哥哥所沒有的天才和美質。他有美麗的面貌，又有魁梧優雅的風采，有歡愉的微笑，又有優美可愛的聲音，他勇敢而又慷慨，並且還有了一顆世間最仁愛的心兒，所以他似乎有了一種使誰都要敬愛他的力量。而他的兩個哥哥却不是這樣了。他們既沒有美麗的容貌，又沒有仁愛的心兒和聰明的天資。當他們還是小孩子，住在愛頓的時候，便沒有人說他們好的話；後來進了大學，毫不用功，只是消耗時間和金錢而已，而且他們連一個真實的朋友都沒有。那位老伯爵，他們的父親，每每爲對他們失望而受氣。他的有承繼權的長子，非但不能光耀這



高貴的門楣，簡直是很卑下的人，一點丈夫氣概也沒有，一點高貴的性質也沒有，而且又是自私，浪費，卑劣得什麼希望都沒有的。老伯爵一想起，這位沒有爵位，沒有財產的第三個兒子偏偏才貌雙全的事情，心裏總覺非常難堪。只爲這幼子獨具與威嚴的爵位和豐富的財產相稱的美質，老伯爵對於他竟會憤恨起來。然而，在他驕傲頑固的老年人的心深處，却不自禁地發出對於這幼子深摯的情愛。有一次，在他那喜怒無常的心情紛亂的當兒，便把幼子送到美國去旅行，因爲他以為暫時把他送開，便不致於常把他和他的兩個放蕩不羈的，令他生氣的哥哥比較，因而使自己苦痛了。

但是，六個月以後，老伯爵開始覺得寂寞起來，暗中又在想着看看他的幼子，於是他便寫了封信給薛德立大尉，叫他回家來。他的這封信還未寄到大尉那邊時，而大尉的家書却到了。在這封家書中，他告訴老伯爵，說他愛上了一個漂亮的美國姑娘，並且還要和她結婚啦。老伯爵看完這封家書的時候，不覺勃然大怒。他的脾氣雖然很壞，可是像他看了這封信之後那樣大怒的事，卻從來未曾有過。這封信送到的時候，他的侍



者也在他房中，看見老伯爵發怒的樣子，幾乎以爲他的伯爵忽然中風了。

他像老虎般地狂怒了一點鐘的樣子，後來才坐下去寫信給他的兒子，叫他以後永遠不得走近家門，也不許再寫信給他的父親和哥哥。他告訴他，從此以後他自己要怎樣地生活，便可怎樣地生活，要死在那裏，便可死在那裏，家中永不再過問，他已和他的家庭永遠脫離關係，而且他這一生也不必希望他的父親給他絲毫的幫助。

大尉接到這封信，非常悲傷。他很愛英國，又很愛他出世的美麗的老家；就是那壞脾氣的老父，他也很愛的，並且還同情他的種種失望。但是他知道以後是再得不到他父親的恩惠了。在起初的時候，他簡直不知道應該怎麼辦，他從來沒有受過工作的訓練，又沒有辦事的經驗，但是他卻有充分的勇氣和決心。於是他把英國軍隊中的職銜賣去，經過了一些困難，結果在紐約找到了一點事情，便結了婚。

這時的情形，和他在英國時過着的生活，自然是相差很大。但是他年青而快樂，還希望他目前的勞苦，能使他將來大有成就。他在一條僻靜的街上，有一座小小的房子，



他的小孩——我們的小薛德立——就生在這裏。家中的一切都非常簡樸，可是什麼都顯見得愉快與欣歡。他從來沒有爲了和一個做雇伴出身的姑娘結婚而懊悔過，因爲她是那樣地可愛，並且他倆又是互相摯愛着。真的，她實在是非常可愛的，而她的小孩子也很像他的父母。他雖則生於一個簡陋，貧苦的家庭中，卻仍彷彿是世間最最快樂的孩子哩。因爲，第一，他總是康健的，所以從未麻煩過別人；第二，他性情溫和，樣子又可愛，誰都覺得他討人歡喜；第三，他的容貌又很漂亮，看去像是畫中人一般。普通的孩子，初生的時候，都是光頭的，可是他一生下來，便有一頭柔軟，細細的金絲髮，到半歲的時候，這些頭髮的尖端都捲了起來，成了蓬鬆的卷髮。他有一雙棕色的大眼睛，長長的睫毛，可愛的小臉龐；他脊骨很強壯，脚也非常壯健；九個月的時候，他便試步了。因爲是一個嬰孩，他的樣子非常可愛，惹得無論誰都歡喜和他親暱。他似乎覺得無論什麼人都是他的朋友。他坐在孩車中上街去的時候，無論誰和他講話，必定用那雙棕色的眼睛對着那人可愛而認真地看了一下，接着便給他一個可愛的親切的微笑。因此，他住



的那條僻靜的街上的隣居中，沒有一個人不歡喜看他，不歡喜和他談話的；就連那街角上的雜貨店的老闆，雖然大家都認爲最怪僻的人，也都歡喜他哩。日子一天天地過去，而他也一天天地長得更美貌，更有趣了。

當他長大一點的時候，跟着乳母，推着一張小車出門去散步。他穿着一條蘇格蘭式的白色短褲，在他金色的捲髮上，戴着一頂白色的大帽子。他是那樣地美麗，那樣地強壯，惹得街上的行人都要注意他。他的乳母一回家來，常常把種種事情告訴他的媽媽，說街上走過的太太們停下他們的車子，來看他，來和他談話，當他對於無論誰都像已會相識的熟人似的，毫不胆怯，以歡快的態度和太太們談話的時候，她們是多麼地歡喜呀！

他的歡快，大膽和有趣的態度，惹起人們都歡喜他的事，是他的最大的可愛處。這大概是由於他那種信任別人的性質，對於無論誰都同情，並且希望別人都和他自己一樣地快樂的溫良的心情，而生出這種動人的力量來的吧。這種力量使他能很敏捷



地了解別人對他的情感。或者，因為他的父母是多情，細心，溫柔，上品的人，他有這樣的父母住在一起，自然而然地受了感化罷。他在家庭中，從來沒有聽到半句不親切或無禮貌的話過，他總是被父母疼愛着，溫柔地撫養着，所以他小小的心靈中便充滿了仁愛和天真的熱情。他常常聽到他爸爸用種種可愛的名字叫喚他媽媽，於是他和媽媽談話的時候，他自己也用這些名字去喚她；他常常看見爸爸照顧着媽媽，愛護着媽媽，因此他也就覺得對於媽媽非敬愛不可了。

現在他知道他爸爸已死去，再不回來了，看見他媽媽多麼悲傷，於是他那親切的，小小的心靈裏，就覺得非竭力使她媽媽快樂不可的了。當然他還是一個小小的孩子，但是在他爬到她膝上，和她接吻，把捲髮的頭倚在她的頸上，或者拿玩具和書籍給她看，或者當她躺在沙發上，他悄悄地伏在她身旁的時候，他總存着要使媽媽快樂的念頭。他年紀還很小，不知道做別的事，所以他只得做着他能做的事，而這却出於他意外的，他的母親竟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呀，瑪利，」他有一次聽到媽媽對家裏的一個老傭婦說，「這天真瀾漫的小孩，確實在想安慰我哩！真的，我知道，他一定是如此。有時他帶着可愛，詭異的神情，對我凝視，彷彿他爲我難過着似的，於是，他會走到我跟前來撫慰我，或者拿點什麼東西給我看看。他真是一個大人似的小孩啦，我想他什麼都懂了呢！」

他愈是長大，就愈有許多奇妙的法子，惹得人們非常高興。對於他媽媽，他是個極好的伴侶，所以她也簡直不知道和別的人交往了。他們母子倆常常一同散步，一同談話，一同遊玩。在他還是很小的時候，就讀書了。後來他常躺在火爐旁的地毯上，大聲地誦讀着各種各樣的東西，有時是故事，有時是大人讀的那種難讀的書，有時甚至於讀報紙。常常在這種時候，愛羅爾夫人聽了這孩子說的有趣的事情，發出笑聲來，老傭婦瑪利在廚房裏都聽到她歡愉的笑聲。

「真的，」瑪利對雜貨店的老闆說，「看着他那可愛的樣子，聽着他說那些好頑的話，無論那個都要禁不住大笑哩。這次大總統選舉的那一晚上，他不是跑到廚房裏



來了嗎？他進來站在火爐前面，兩隻手插在小小的口袋裏，他那天真的小臉龐兒，像裁判官那樣地認真似的，看去就像是一張畫呀！你可知道他來和我怎麼說？他說，「瑪利，我對於選舉很有趣呢！」他又說，「我是共和黨，而且『親愛的』也是，你也是嗎？瑪利。我就說，『對不起，我是個很忠實的民主黨！』於是他帶着一種深入人心的眼色對我注視，並且說：『瑪利，那末，美國要亡國的了！從此以後，他沒有一天不來和我議論，總是想我改入共和黨。』」

瑪利非常歡喜他，並且還因他而自矜。當薛德立生時，瑪利就來服侍他母親了。他父親死後，她是兼做着廚子，女僕，保母以及別的種種事情。爲他那文雅而又強壯的身體，和他那可愛的樣子，她覺得很可誇耀，尤其覺得可誇耀的，還是他那光亮的金色捲髮，在前額波動着，在肩上垂着，動人而可愛。從早到晚，幫助着他媽媽，替他做小衣服，以及補綴或整理，瑪利總是很願意的。

「真的，」她常時說，「我們家裏的哥兒可不像個貴族嗎？就是官家的公子，也沒



有像我們家裏的哥兒那樣漂亮呀！他穿着用他媽媽的舊衣裳改的黑絨外衣，抬着他小小的頭，頭上的捲髮在風中飄動而發光，那樣到外面去走的時候，無論那個男子、女人以及小孩沒有不回轉頭來望望他的。他那樣子看去就像是個年青的貴族哩！」

薛德立自己並不知道他的樣子像一個年青的貴族，他根本不懂貴族是什麼。他最好的朋友，就是那街角上的雜貨店的老闆，這位怪僻的老闆，對於他卻從來沒有怪僻過。他的名字是霍布士。薛德立非常地佩服他，尊敬他。他以為他是個最富有，最有權力的人，他的店裏有那麼許多東西——李子哪，無花果哪，蜜橘哪，餅乾哪——並且他還有一匹馬和一輛貨車。薛德立也歡喜那送牛奶的人，麵包司務，和那賣蘋果的老婦人，但是，這些人中，他最最歡喜霍布士。他和他的交情是那麼親密，竟致薛德立每天都去看他，常常和他坐着，長時間地談論着時事。

他們怎麼會有這麼多的話可以談呢，這實在是件非常奇怪的事啦。譬如說七月四日獨立紀念的事吧，他們一說起七月四日的紀念，他們的談話便會滔滔不絕地談



下去的。霍布士對於英國人非常嫌惡，他把獨立戰爭的故事，完全告訴他，其中說到革命健兒的英勇，和敵軍的殘酷，還雜一些很奇妙的愛國的故事進去。甚至那獨立宣言，霍布士也很親切地反覆地背給他聽。薛德立聽了這些話，興奮得兩眼發光，雙頰微紅，連那捲着的頭髮也都摸得擦得和黃色的掃帚般了。他回家去的時候，等不到吃完飯，就急切地告訴他媽媽聽。這也許是霍布士第一次給他的政治上的興趣吧。

霍布士先生歡喜看報紙，於是，薛德立從他那裏可以聽到關於華盛頓的各種事情；而且霍布士還會告訴他，大總統是否盡職。有一次，正是大選舉的時候，薛德立覺得那幾天是極其偉大的，他非常地熱烈，彷彿要是沒有他和霍布士兩個人，他們的國家就會滅亡似的。霍布士帶他去看提燈會；那次去提燈的人中，有許多人到後來還記得有一個肥胖的男子，站在路旁，肩上背着一個可愛的小孩，口中喊着，手裏拿着帽子在空中揮舞。

這次大選舉過去不久之後，有一件奇怪的事情發生了，這件奇怪的事情使薛德



立的生活起了個絕大的變動。那時他還是七八歲之間。那也是很奇怪的事情發生的那一天，他恰好和霍布士談論過英國和英國女王的事。霍布士講了些對貴族憤慨的話，尤其是對於侯爵和伯爵，他憤怒得更厲害。

那是一個炎熱的早晨，薛德立和他的小朋友們做了一會行軍的遊戲之後，走到雜貨店來休息。他看見霍布士嚴厲地在看一份倫敦畫報，那上面有一張宮庭儀式的圖畫。

「哈！」霍布士說，「現在他們幹，就是這樣子；但是，遲早總有一天幹完的，踏在他們腳底的人總會起來，將他們打倒，把什麼伯爵，侯爵以及一切都會鏟除乾淨的！這樣的日子已快到了，他們該留心些哪！」

這時，薛德立已如平日那樣，坐在高凳上，把帽子向後一推，雙手一齊插在口袋裏，對霍布士表示敬意。

「霍伯伯！你知道許多侯爵或伯爵嗎？」薛德立問他說。



霍布士帶怒地回答他說：

「不，誰知道那種傢伙！總之，我想，把那種傢伙，抓個到這裏來看看好了。我決不讓

那些貪婪的貴族，坐在我的餅乾桶上呢！」

他對於自己的這個意見，頗覺得意，傲然地向四周看了一轉，揩了揩前額的汗。

「要是他們知道別的較好的事的時候，他們也許不會再去做伯爵了吧。」薛德立對於他們

不幸的身世，感到一種浮泛的同情。

「那裏！」霍布士說，「他們正以此為榮呢！那是他們的天性。他們一班都是壞蛋。」



他們正在談話的當兒，瑪利來了。薛德立以為她也許是買糖來的，但她並不是她的臉色差不多蒼白了，彷彿爲了什麼事情，非常驚訝似的。

「回去吧，哥兒。奶奶在找你呢！」她說道。

薛德立從高橈上爬下來。

「她要我和她一同出去嗎？瑪利！」他說道，「霍伯伯，再會！我們等會兒再見。」

瑪利帶着發呆的神情，盯着他，並且還時時搖動着她的頭。薛德立看見她這種樣子，奇怪得莫明其妙啦。他就問：

「到底怎麼一回事呀？瑪利！天氣太熱了嗎？」

「不是，」瑪利說，「但是，家裏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哪。」

「可是天氣太熱，把『親愛的』熱得頭痛了嗎？」他擔心地問。

然而這也不是的。當他走到自己家門的時候，看見一輛小馬車停在門前，並且聽見小客廳裏有什麼人和他媽媽在談話。瑪利急忙陪他到樓上去，替他換了一件附有



紅領帶的乳白色的夏衣，又替他梳好他捲着的頭髮。

「貴族嗎？」他聽見瑪利在說，「貴族有什麼用呢？伯爵，算什麼！」

這真有些使他莫明其妙啦，不過，他覺得一到媽媽跟前，她就會把一切的事情都告訴他的，所以他也就讓瑪利自己在那裏嚙着，不去問她什麼事了。他一穿好了衣服，就跑下樓來，走進客廳裏去。他看見一個身高體瘦而又面貌敏銳的年老的紳士坐在靠椅上。他媽媽蒼白着臉，站在旁邊。他還看見媽媽眼眶裏含滿眼淚呢。

「啊！薛兒！」她叫了出來，跑到她兒子的跟前，雙手把他抱在懷裏，帶着些微的驚恐和不安的神情，和他接吻。「啊！薛兒，寶貝！」

那老年紳士從椅子上站起來，以尖銳的眼光，凝視着薛德立。他一面凝視，一面以他的露骨的瘦手，摸着消瘦的下頰。

他的樣子，並不感着不滿意，隨即慢慢地說道：

「那末，這位就是封德羅小伯爵了！」



## 二 薛德立的朋友

從這天以後的一個禮拜中，恐怕在這世上再也找不出像薛德立那樣驚疑的小孩子，也從來未曾有過那樣奇異得夢也似的一個禮拜吧。第一，他媽媽告訴他的故事，就很奇妙，他聽了二三遍以後，剛才聽懂。霍布士對於這事情，將有怎樣的感想，薛德立簡直想像不出來。這故事一開頭便是伯爵；他那從未看見過的祖父，是個伯爵；他的大伯伯，要是不從馬上墮死，日後襲了這爵位，也是個伯爵；大伯伯死了以後，他的二伯伯原可得到這爵位的，可惜他在羅馬突然患了熱症死啦。二伯伯一死，他自己的爸爸，如果現在仍活着的話，就會承繼這個爵位的，然而，他也死了。他的爸爸和伯伯都已去世，所剩的只有薛德立一個人，所以，日後祖父過世，薛德立是個唯一的承繼者了。現在呢，他是封德羅的小伯爵。

當他初次聽到這事情的時候，他的臉色都蒼白了。



「啊！『親愛的！』」他說道，「我不要做伯爵。小朋友們中，沒有一個人是伯爵哪。我不能不做嗎？」

但是，這卻似乎是件避免不了的事。那天晚上，當他和他媽媽一同坐在臨着不潔的街道開着的窗前時，他和他媽媽對於這件事情，又作了一次長時間的討論。薛德立如平日那樣，坐在矮櫬上，雙手捧着腳膝，樣子很可愛，臉上稍露困惑的神色，因為在盡力思索的緣故，臉頰浮泛微紅。他祖父派人來接他到英國去，而且他媽媽又以為他非去不行。

她以充滿悲愁的眼睛，望着窗外，說道：

「因為，我以為要是你爸爸在世，他也希望你去的。薛兒呀！你爸爸非常愛他的家鄉；而世上有許多事情，非考慮不可，然而這許多事，小孩子是不會懂得的。如果我不把你送去，我豈不是成爲一個自私的母親了嗎？到你長大的時候，就會知道其中的道理了。」



薛德立很傷心地搖搖他的頭。他說道：

「我離開霍伯伯，就非常難過。我怕我走了以後，霍伯伯和我都要感到寂寞哩，何況我又得和一切的人都分別呢？」

老伯爵這次派來接薛德立到英國去的人是哈維善先生，他是伯爵家裏的律師。第二天，當哈維善先生來的時候，薛德立又聽到許多許多事情。他聽到說，他長大的時候，會成爲一個很有錢的人，而且各處都有他的城堡，又有廣大的花園，深厚的礦山，有許多地產和佃戶。但是，他聽了這些話，並感不到安慰。他只是一心惦記着他的朋友霍布士先生，他一吃完早飯，就懷着不安的心情，到雜貨店去看他。

他看見霍布士在讀晨報，他就帶着認真的樣子走近霍布士身旁。他覺得霍布士一聽到他所遭遇到的事，一定要大大吃驚的。他在到這雜貨店來的路上，已想着怎樣開口。

「呀！早呀！」霍布士說道。



「早呀！」薛德立回答說。

他不和平日那樣爬到高樑上去坐了，僅僅在那餅乾桶上坐了下來，雙手捧着膝蓋，靜悄悄地，一聲也不響，過了一會，霍布士帶着詢問的眼色，越過報紙的上端望着他。

「你怎麼的啦？」霍布士說。

薛德立鼓起全身的勇氣，說道：

「霍伯伯，你還記得起昨天早晨我們談的話嗎？」

「唔，」霍布士說，「像是談論英國的事吧。」

「是的，不過，瑪利來叫我回去的時候，我們談的是什麼呢？」薛德立問道。

霍布士摸了摸他的後腦。

「我們正在談着維多利亞女王和貴族制度吧。」

「是的，還……還談到伯爵哩；你可記得？」薛德立稍微躊躇地說。

「唔，對的。我們談起過的，談起過的。」霍布士回答說。



薛德立前額的捲髮根上都漲紅了。他生平從來沒有碰到比這還窘迫的事。他有些怕，這件事情使霍布士也很難過。

「你昨天說，」他接着說道，「霍伯伯，你昨天不是說，決不許伯爵們坐在你的餅乾桶上嗎？」

「是的，我這樣說了的。」霍布士斷然地回答，「叫他們來試試看，對他們不起哩。」

「霍伯伯，現在就有一個伯爵坐這桶子上面哩！」薛德立說。

霍布士差不多從他的椅子上跳起來了。

「什麼！」他大聲地叫道。

「真的，」薛德立很謙遜地說，「我是一個伯爵——或者，我就要做伯爵了。我決不騙你。」

霍布士愕然了。他突然地站起來，走到那邊去看看寒暑表。

「你中暑了嗎？」他一面這樣喊着問，一面回過頭來，細看這小朋友的面色。「今



薛德立的朋友



第二圖 「覺得什麼地方不舒服嗎？你從什麼時候起變成這個樣子的？」

「天氣真熱！你覺得怎樣啦？覺得什麼地方不舒服嗎？你從什麼時候起變成這個樣子的？」

他把他那隻大手，放在這小孩的頭髮上，這卻使他更窘了。

薛德立便說道：

「霍伯伯，謝謝

你。我身體很舒服，頭



一點也不怎樣。這件事情確是真的，說起來，我也覺得難過哩。昨天瑪利來叫我回去，就是爲了這件事情呢。哈維善先生告訴我媽媽。他是一個律師。」

霍布士倒在椅子上坐着，用手巾揩去他額上的汗。

「我們兩人中，總有一個中暑啦！」他又喊着說。

「那裏！我們都沒有中暑哪。」薛德立回答道，「霍伯伯，事情既然如此，我們只好盡力地去做吧。哈維善先生特地從英國跑來，告訴我們這件事的。是我的祖父差他來的。」

霍布士茫然地盯着面前這位天真而又認真的小朋友的臉。

「你的祖父到底是誰呀？」他這樣地問道。

薛德立將手伸進口袋裏去，小心地拿出一張紙來，上面寫着一些字，是他自己的筆跡。

「這個名字很不容易記，所以我就寫在這上面了。」他說了，就慢慢地大聲讀起



來：「多林可德伯爵、約翰·亞塞、莫理諾、愛羅爾。」這就是他的名字。他住在一個城堡裏——住在兩個或者三個城堡裏吧，我想。我那已死了的爸爸是他最小的兒子。要是我爸爸沒有死的話，我就不會做什麼伯爵的。如果我的兩個伯伯沒有死呢，我爸爸也就不能做伯爵。可是他們都死了。目前除我以外，沒有別的人，所以我就不得不做伯爵。現在我祖父派人來接我到英國去。」

霍布士似乎覺得一點點地更熱起來了。他揩了揩前額和禿頂的地方的汗，連呼吸也急促起來。到這時他才知道，有些奇事發生了。但是，他一看著坐在餅乾桶上的小朋友，在他那小孩的眼睛裏，含着天真而急切的表情，簡直一點變化也沒有，依然是和昨天的薛德立一模一樣，仍是一個穿着黑色夏服，打紅領結的，美貌的，歡快而勇敢的小孩子。一切關於他要做貴族的話，使他莫明其妙。而薛德立講這件事情時，却那樣從容坦率，分明全不知道那是一件很體面的事。他這樣的神情，更使霍布士迷惑了。

「那末……你……你叫什麼名字呢？」他問。



「是薛德立、愛羅爾、封德羅伯爵。」薛德立回答說。「哈維善先生就這樣地叫我。當我走進客廳的時候，他便說：『那末，這位就是封德羅小伯爵了。』」

「哈！我真怪啦！」霍布士說。

原來他每次驚訝或興奮的時候，總愛用這樣的話來喊的。在那困惑的一瞬間，他想不出別的什麼話來說，所以就這句口頭語不自知地說出來了。

可是薛德立却覺得這句「我真怪啦」到是非常適當的叫喊。他對於霍布士極其敬愛，差不多霍布士的什麼話，他都贊佩的。他還昧於世故，不知道霍布士也有許多時候，不近人情的。當然，薛德立知道，霍布士和媽媽不同，媽媽是個女人，而且他有這樣的一個觀念，便是女人和男子總是兩樣的。

他若有所思地望着霍布士。後來，他就問：

「到英國去很遠吧？是不是？霍伯伯。」

「要渡大西洋。」霍布士回答說。



「那就糟了。」薛德立說，「我們也許要有許多時候不得見面哩。我一想起這事情，就不高興哪，霍伯伯。」

「無論怎樣好的朋友也總要離別的哪。」霍布士說。

「唔，」薛德立接着說道，「好朋友，我們不是做了好多年的好朋友了嗎？」

「是的，自從你生下來以後，我們就是朋友，你抱到街上來走的時候，你才四十幾天呢。」霍布士這樣回答。

薛德立嘆了一口氣說：

「唉！我從來沒有想到自己會做伯爵的哪。」

「你以為你不能不做嗎？」霍布士說道。

「我怕不能不做呢，」薛德立回答說，「我媽媽說，如果我爸爸在世，爸爸也希望我做的。不過，要是我真的非做不可的話，有一件事我總能做的，就是盡力去做一個良善的伯爵。我決不做虐待人民的壓迫者。要是英國再有什麼事要和美國打仗的話，我



總設法制止。」

他和霍布士談了許久很認真的話。霍布士最初的驚愕消釋以後，並沒有表示薛德立所預期的那樣嫌惡，他拼命地裝着自然的樣子；在薛德立未向他告別以前，他還問了小朋友許多問題。但是這些問題，薛德立沒有幾個能回答出來的，於是，他自己只好代他回答。接着又議論些關於伯爵、侯爵及貴族的領地的話，說時又攙進種種解釋，這些解釋，如果給哈維善先生聽到了，也許要爲之大驚的。

然而，哈維善先生這次到薛德立家裏來，已經看見許多事情使他吃驚的了。他平生未出國門，一直住在英國，對於美國人和美國的習慣，很覺格格不相入。他在多林可德伯爵家裏，執行律師職務，差不多已四十年了。伯爵家廣大的領地，豐富的財產，和重要的地位，他都很知道。對於這位日後要承繼這些富貴的，將來的多林可德伯爵的小孩子，他以一種冷靜的職務上的眼光去看，覺得有一種興味。老伯爵對於他的兩個大兒子的失望，對於薛德立大尉和美國姑娘結婚的憤怒，這種種，哈維善先生都知道得



很清楚。他也知道，老伯爵直到如今，仍怎樣地懷恨着這位溫柔的小寡婦，一提起她，他就要把她破口惡罵。他始終堅持着，說她只是一個平常的美國姑娘，誘惑了他的兒子，去和她結婚，只是爲了他是個伯爵的兒子的緣故吧了。而這位老年的律師呢，也大半信以爲真。他生平已曾看見過許許多多自私的唯利是圖的人，而且對於美國人，他又素無好感。所以，當他坐着馬車來到這僻靜的街上，在這低陋的小屋的門前停下來時候，他簡直打了一個寒噤。將來的多林可德堡，溫丹塔，可華斯以及一切財產與榮華的主人，竟生長於這樣一條街角有雜貨店的街上的陋室中。這樣的事，一想起來，真是非常可怕的了。他不知道這小主人是怎樣的一個孩子，而他的母親又是怎樣的一個女人。他一想到這裏，便對於去和他們母子見面的事，有些躊躇起來了。他在老伯爵家中，做了那許多年的律師，在那高貴的家庭裏，他尙有了一種驕矜，現在却一定要他去和一個在他心目中是卑下的，專愛金錢的，並且不尊敬她亡夫的祖國與家世的婦人周旋，真使他很不高興。這一家的家世實在是很古很古的，而且威名赫赫的，就是哈



維善先生用他的冷靜嚴酷的職務上的眼光來看，對牠也表示深深的敬意。

當瑪利領了哈維善先生到小小的客廳裏去的時候，老律師就以批判的眼光去觀察周圍的一切。客廳中的布置雖很簡素，但是看去卻很愉快。沒有庸俗的裝飾，也沒有粗劣的圖畫。壁上飾着的一些裝飾，趣味都很高尚，還有四周的那些精美的飾物，都像女子的手工。

「總不見得那樣壞吧，」哈維善先生自言自語地說，「不過，這也許還是大尉的遺韻吧。」

然而，當愛羅爾夫人走進小客廳來接見他的時候，他就覺得這種種的布置不單是大尉的遺韻了，於她一定也有關係的。如果哈維善先生不是個沉着而冷酷的老紳士，那末，他一看見愛羅爾夫人，便要大大吃驚哩。她身上穿着一件樸素的黑衣，恰好和她苗條的身材相稱，看去簡直是個年青的少女，全不像個兒子都已七歲的母親。她的年青的臉龐，美麗而悲傷，她那雙棕色的大眼睛，表現出一種非常溫柔而天真的神情。



——這種悲傷的神情，自從她丈夫死了以後，從沒有絲毫消去過。小薛德立常常看見這悲傷的神情罩在她臉上。只有他和媽媽一塊兒頑着或一塊兒談着的時候，或者他說了些可笑的事的時候，或者說了些從報紙上或從霍布士談話中學來的長句子的時候——只有在這種時候，他才看得見那種悲傷的神情，在他媽媽的臉上暫時消退。他歡喜用長句子，而這些長句子會使媽媽發笑的，他呢，雖然不知道牠們到底有什麼可笑，並且在他都是很認真的話，但只要看見媽媽開心了，也就欣然。老律師的經驗，使他能極其精明地觀察別人的品性。所以在他一看見薛德立的媽媽的時候，即刻覺得老伯爵把她當作一個庸俗的，唯利是圖的姑娘，實在是個大大的錯誤。哈維善先生沒有結婚過，甚至沒有戀愛過，然而他却能斷定，這位聲音嬌媚，眼滿悲愁的，美麗的青年婦人之所以和愛羅爾大尉結婚，只爲她以整個的心靈去愛他的緣故。並且他也斷定她絕對沒有想到和伯爵的兒子結婚，是有利益的事。於是，他覺得這次來和他辦交涉，不會有什麼麻煩的了，而且他還以爲封德羅小伯爵也不致於是個有辱門楣的小孩。



子。他父親就是個美男子，他母親又是美婦人，那末，他們的孩子，一定也很漂亮的了。

當哈維善先生向愛羅爾夫人說明來意的時候，她的臉色，就變得很慘白了。

「呀！」她說道，「你說要把他帶走，離我而去嗎？我們母子倆是多麼相愛着啊！他是我唯一的幸福呀！他是我的一切呀！而我也曾費盡苦心將他撫育着。」她年青而嬌媚的聲音顫動了，他的眼淚也已湧滿了眼眶啦。接着她又說：「我們母子之間的一切，你先生還沒有知道哪！」

老律師咳嗽了一聲，說：

「我不得不告訴你，多林可德伯爵對於你的感情是不——不很好的。他是個老年人，偏見很深，尤其對於美國和美國人，他是深惡絕痛的，而且爲了他的兒子和你結婚的事，他曾大發脾氣過。我負了這樣沒趣的使命，到這裏來見你，也覺得很爲難哩。但是他已斬釘截鐵般地決定，無論怎樣都不要看見你。他的計劃是：封德羅小伯爵應該在他的監督之下受教育，還得和他住在一起。老伯爵很愛多林可德城堡，常常住在那



裏。他老人家患着痛風症，不歡喜倫敦那地方。所以封德羅小伯爵大半也總和他的祖父同住在多林可德的了。老伯爵給你一個住家的地方，在科德洛基，離多林可德城堡不很遠，房子也很舒適。他還每年給你一筆相當的費用。不過只有一個條件：只許薛德立來看你，而你却不准去看薛德立，也不准走進他們的園第之門一步。你要知道，你和令郎不是真正地隔絕的，而且，我可以擔保你，奶奶，這樣的條件也並不怎樣苛刻。那邊的環境和教育，於封德羅小伯爵的將來，是很有裨益的；這一點，我想奶奶也總見到了吧。」

他怕她哭泣起來，心裏感到一些難過，因為女人在這一類情形之下，總要哭的，而看着女人們哭泣，到是件使他窘迫的事。

然而她並不哭。她走到窗前，回過頭去，站了一會。哈維善先生明明看見她在盡力抑制她自己。

後來她開口了：

薛德立的朋友



「先夫愛羅爾大尉也很愛多林可德。他也愛英國和英國的一切。他生前每爲遠別家庭而悲傷；對於他的家庭，他的家世，他也都引以自傲。要是他還在世，他也願意——我知道他一定願意的——他的兒子去見見他美麗的老家，去受那和將來的身分相稱的教養。」

於是，她走回桌子旁邊來，站着，溫雅地凝視着哈維善先生。她接着又說：

「先夫如在世，一定願意如此的。這於我的孩子是件很好的事。我知道——我敢斷定，老伯爵也不致那樣的地不仁慈，教薛德立不要愛他的母親；而且我也知道，退一步說吧，縱使他那樣教了，於我這孩子也不要緊的，他太像他的父親了。他有熱情而忠實的天性，又有誠摯可靠的心。即使我不在他的眼前，他也會愛着我的。何況我們又可以有相見的機會，我當然不致於十分難過。」

「她一點也沒有替自己打算哩，她不替自己提出什麼條件來。」老律師心中暗自想。



後來，他大聲地說道：

「奶奶！你爲令郎這樣地設想，我非常地欽佩。他長大之後，一定要感謝你的。我敢擔保，封德羅小伯爵到了那邊，一定會得到深深的愛護的，無論什麼事，都要以他的快樂爲前提。老伯爵對於他，也將和你同樣地關心呢！」

「我希望……他祖父會愛薛兒。這小孩子有一種熱情的天性，而且總是被別人愛護着的。」這位溫柔的年青的母親，帶着斷續的聲音這樣地說。

哈維善先生又咳了個咳嗽。要那個患痛風症的性情暴躁的老伯爵，去疼愛什麼人，他簡直想像不出來。但是，他却知道，老伯爵縱使脾氣不好，對於承繼自己的小孩子，總是親切一些的好吧。他也知道，如果薛德立能夠得老伯爵的歡心，他也會引以自傲的。

他回答她說：「我擔保，封德羅小伯爵到了那邊去，一定很舒適的。老伯爵叫你住在臨近的地方，使小伯爵可以常常來看你，也就是爲小伯爵着想的哪。」



其實老伯爵說的話，既不客氣，又不親切，哈維善先生覺得，將老伯爵的話照樣地說出來，未免太不聰明，所以他就把話說得和婉而且溫雅些了。

後來愛羅爾夫人叫瑪利去找她的孩子，帶他到她跟前來，瑪利就說薛德立在雜貨店裏玩，哈維善先生聽了，稍稍地吃了一驚。

瑪利這樣地說：「奶奶，我一定很容易地找着他的。這個時候，他總是在霍布士先生的雜貨店裏，坐在賬桌旁邊的高檯上，和霍布士先生在那裏談論政治呢。否則，便自由自在地在肥皂，洋燭，馬鈴薯當中玩着哩。」

愛羅爾夫人向老律師說道：「霍布士先生是他一生下地，便和他熟的。他對薛兒非常親切，他們兩人間，友誼很深很深。」

哈維善先生想起來時瞥見在路旁的那家舖子，又想起那舖子裏散亂着馬鈴薯和蘋果的桶，以及各種各樣的零星雜貨的情形，他又覺得自己的懷疑，重新興起來了。在英國，紳士們的少爺，是決不會去和雜貨店裏的人做朋友的。所以在他看來，這似乎



是件怪事。如果這孩子的習氣不好，有歡喜和下流人交遊的脾氣，這事情倒是很糟糕的啦。老伯爵的兩個大兒子，歡喜和下流人來往，已是他的一生中最不體面的事。他想，難道這孩子並沒有受到他父親的種種優美的性質的遺傳，反而得到他伯父們的惡習了嗎？

因此，他雖然一面在和愛羅爾夫人談着，可是一面在心中爲這事而不安，直到那小孩子走進客廳來，才放下了心。當薛德立推開門進來的時候，他真的躊躇了一下，然後向薛德立望着。當哈維善先生看見那孩子投向他母親懷裏的時候，心中起了一種奇妙的感覺。這樣感覺，如果給那些平素知道哈維善先生的人知道的話，大概要覺得非常詫異的了。他感到一種感情的激受，刺激得他坐立不安。他立刻看出來，眼前的這個小孩子，是他生平看見過的小孩子們中，最美好，最優雅的一個啦。這小孩子的優美，有些與衆不同。他的身體強壯而且美秀，小小的臉龐帶着丈夫氣概。抬起頭，走起路來，姿態也很有些英勇的神氣。他很像他的父親，簡直像得令人詫異。他有他父親那樣的



金絲髮，又有他母親那樣的棕色的眼睛，但眼中却沒有一點悲哀和膽怯的表情，只是一雙天真的無畏懼的眼睛。他的樣子，似乎從他出世以來，對於無論什麼事，都未曾有過懷疑和恐懼一般。

「這樣教養又好，豐姿又美的小孩子，我倒從來沒有看見過哪。」哈維善先生心中這樣地在想。但是他口中大聲說出來的話，却是很簡單的一句：

「那末，這位就是封德羅小伯爵了！」

從此以後，他對薛德立愈看愈覺得驚奇。在英國也有許多美好的，漂亮的，頰泛微紅的男女小孩，他們都受着他的家庭教師小心的管理。他們中有些不大方，有些又太頑皮。像這種小孩子，哈維善曾看見過許多許多，可是他們在這位嚴謹的老律師眼中，並沒有什麼有趣的。所以，哈維善先生雖見過許多小孩，而於小孩的事始終不很明白。也許是封德羅小伯爵的將來和他個人有着重大的關係的緣故吧，他對於小伯爵比對別的小孩，更加注意些。總之，他對於他，非常注意，是個事實。



薛德立並不知道別人在旁邊細心觀察他，他只照他平日那樣行動着。當他母親給他和哈維善先生互相介紹的時候，他就很親密地和老律師去握了握手。哈維善先生問他的話，他都很敏捷爽快地回答他，與他同霍布士先生談話時一樣，既不羞澀，又不鹵莽。在哈維善先生和他母親談話的當兒，老律師注意到他在旁靜心傾聽，津津有味似的，簡直和大人一樣。

「他卻像個成人的小孩子啦。」哈維善先生對他母親這樣說。

「在有些事情上，他真像個大人。」他母親回答說，「他學什麼都能很快地就會，他常和大人們在一起過日子，因此他有了一種可笑習慣，歡喜用書上讀過的，或者別人用過的，那些長句子和大字眼。但是他也很歡喜小孩的遊戲。我想，他總還有些聰明，不過，有時他仍脫不掉孩子氣的。」

在哈維善先生第二次去看他們的時候，他就知道他母親的話是對的了。他的小馬車在街角上轉灣的時候，他在車中看見一羣小孩子，非常興奮。有兩個孩子正預備



賽跑，其中的一個就是小伯爵。他也和他的同伴們一樣地在呼號喧嚷。他和另外的那一個孩子並排站着，一隻穿紅襪的小腿，向前跨出一步。

「一，預備二，不動！」那司令的小孩子叫道，「三，跑！」

哈維善先生滿懷着一種有趣的好奇的心情，不覺將身子俯出車窗外面了。跑字的口令一喊出來，小伯爵立即向前衝出去，他那雙穿紅襪的小腿在短褲的下面，飛也似地向前跑着。這種有趣味的情景，哈維善先生真是從來沒有看見過。薛德立緊緊地握着他的左手，面迎着風，他那發光的金絲髮，在背後飄動着。

「快！薛德、愛羅爾！」那羣興奮得叫着跳着的小孩子，這樣地喊道，「快，碧萊、威廉！快！薛德！快！碧萊！快快快跑！」

「我相信他一定會得勝的。」哈維善先生自言自語着。那雙穿紅襪的小腿一上一下地在跑動，孩子們都在呼喊，還有那緊迫在薛德立的穿紅襪的小腿後面的，也未可輕視的碧萊、威廉的穿棕色襪子的小腿，這種種都很使哈維善先生興奮起來。



「真的，我不得不希望他得勝哩！」他說了，接着又不好意思地咳嗽了一下。

在這當兒，那羣跳着叫着的孩子們，又發出一陣狂烈的呼喊。那未來多林可德伯爵，藉最後的一跳，達到那條路轉角的路燈底下，而碰到燈柱了。僅僅兩秒鐘之後，威廉也喘着氣跑到那裏。

「薛德，愛羅爾萬歲！薛德，愛羅爾勝利！」孩子們歡呼着。

哈維善先生從車窗口縮了進來，向後一靠，臉上浮出一種乾枯的微笑。

「封德羅小伯爵很不錯！」他說。

當他的小馬車來到愛羅爾夫人門前停下來的时候，那勝利者和失敗者也被那羣鼓噪着的孩子們簇擁着，向這邊走來了。薛德立和碧萊、威廉並排地走着，還和他談着話。他那張得意的小臉龐已跑得緋紅的了，他的金絲捲髮散亂地披在前額，一雙小手插在衣袋裏。

「你看，」他這樣說着，明明是怕他的對手因失敗而難過，想用話去安慰他，「我



想，我的會勝過你，大概是我的腿比你的長些的緣故。我想一定是這個道理。你看，我比你早生三天呢。這就是我的便宜了。我比你大三天哪。」

碧萊·威廉經他這樣一番解釋，似乎很歡快了，微笑又浮上他的臉龐，又稍稍地意氣昂昂的，彷彿他並沒有失敗，反而是個勝利者的樣子了。總之，薛德立總有一種使人感到愉快的方法。就是在得到勝利的一瞬間，他也記得那被他慘敗的對手，也許不像自己那樣愉快，一想如在別種情形之下，也許可以勝利，便可以得到一些安慰了。

那天早上，哈維善先生和這賽跑的勝利者，談了許多許多時候，這次的談話，使老律師嚴峻的臉上也現出乾枯的微笑，並且屢次用他那露骨的手，去撫摸他的下巴。

愛羅爾夫人因事叫出去了，客廳裏只剩哈維善先生和薛德立兩人。起初的時候，哈維善先生不知道對這位小朋友講些什麼話才好。他想，也許最好和他說些他去見他祖父時應當預先注意的事，以及不久就要降臨他面前的很大的生活上的變化的話。將來薛德立到了英國的時候，他會看見些怎麼樣的東西，在那邊等待着他的，是怎



樣的一種家庭。這種種，哈維善先生看來，薛德立是一點也未會想到過。甚至於他母親不和他同住一起的事情，他都還未知道哩。他們都以為，最好讓他到了英國，把第一個驚愕消逝後，再設法去告訴他。

哈維善先生坐在開着的窗子的一邊的靠椅上，在窗子的另外一邊，還有一把大椅，薛德立就坐在那把大椅上，對着哈維善先生凝視。他深深地坐在大椅子的內部，將捲髮的頭，靠在背墊上，兩腳交叉着，雙手深深地插入口袋裏，就像霍布士先生的那樣子。他媽媽在客廳裏的時候，他很仔細地看着哈維善先生；媽媽走出去以後，他仍是帶着敬意的思索，凝視着他。愛羅爾夫人走出去之後，他們兩人間，有一個短時間的沉默。在這沉默中，他們兩人似乎都在觀察對方。哈維善先生呢，對於這位賽跑的勝利者，想不出什麼話來說。像他那樣的老紳士，對於這樣一個還是穿着短褲紅襪的，深坐大椅內部，而腳都踏不到地的小孩子，他說些什麼好呢？

但是，薛德立突然打破了沉默，開口了，這才使哈維善先生的困難解除。



薛德立的朋友

四四

「你可知道？」他說，「我還不知道伯爵是什麼呢。」

「你不知道嗎？」哈維善先生說。

「不知道，不過，我覺得一個小孩子就要去做伯爵的時候，他應該先知道的。你想對不對？」薛德立這樣地回答。

「唔——對的。」哈維善先生說。

薛德立尊敬地說道：

「對不起，可否請你老對我說明一下呢？（他講這種嚙嚙的話，有時還說得不大

清楚。）伯爵是誰叫他做的？」

「最初，是國王或者王后，」哈維善先生說，「大概，凡是為國効勞，建功立業的人，就可做伯爵。」

「哦！那是和大總統一樣的！」薛德立說。

「是的嗎？你們這裏的大總統，是為他為國家効勞，建功立業而被選的嗎？」哈維



善先生問道。

「是的，」薛德立愉快地回答，「凡是一個偉大而又能知道各種事情的人，就被選爲大總統。人們還舉行提燈會，音樂會，而且人人都演說。我時常想，也許將來會做大總統，可從來沒有想到做伯爵。關於伯爵的一切，我不大知道。」他說到此地，恐怕哈維善先生聽了他未想做伯爵的話，覺得對他不客氣，於是便連忙加上一句說：「要是我知道關於伯爵的事情，我敢說，我一定也想做的呢。」

「做伯爵和做大總統，大不相同哩。」哈維善先生說。

「大不相同嗎？」薛德立問道，「怎樣不同的呢？不舉行提燈會的嗎？」

哈維善先生把自己的兩腿交叉着，很小心地把兩手的指尖接合起來。他想，也許把一切事情更明白地解釋一下的機會來了吧。

「伯爵是——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哈維善先生說。

「大總統也是這樣的呢！」薛德立插口說，「提燈會的燈有五哩長呢，他們還放



花爆，還有音樂隊。霍伯伯帶我去看過哩。」

「伯爵，」哈維善先生繼續下去說，對於他自己的理由，却覺得有些不可靠，「伯爵大都是門第很老的。」

「門第是什麼呢？」薛德立問道。

「很老的家——非常地老。」

「唉！」薛德立說着，一面將手更深深地插入口袋裏去。「那末，公園近旁的那個賣蘋果的老婦人，恰是這種人呢。我敢說她的門第一定是很老的。她已經老得極點了，你看見她時，她的還能站立都會使你吃驚呢。我想，她一百歲都有啦。但是，就是天下雨，她還要出來呢！我覺得她很可憐，別的小孩子們也都很可憐她。有一次，碧萊·威廉有一塊光景錢，我就叫他每天去向她買五分錢蘋果，一直把那些都買完才止。那樣可以向她買二十天，但是，碧萊買了一個星期，便把蘋果吃厭了。幸而——那真是非常運氣的一——幸而那時，有一個紳士給我五角錢，我就接替碧萊去每天向她買了。對於這種窮



苦而門第很老的人，你也總可憐她吧？她說她的門第已經攢進骨子裏面去了，天下雨時，更要來得糟呢。」

哈維善先生注視着他這位小朋友天真的認真的小臉龐，真覺得有些惘然了。

他說道：「我看，我說的話，你還未懂清楚呢。我說『門第很老』，不是指年紀很老哪。我的意思是，指那一家姓氏，被世人知道已有許久許久時候了。承繼這姓氏的人們，幾百年來都到處聞名的，而且國史上都載着的。」

「那末，像喬治·華盛頓的啦。」薛德立說，「華盛頓這姓氏，我一生下來，便聽到人說，並且我生以前，也早就有人說了。霍伯伯說他永遠不會忘記這姓氏的。那是因為獨立宣言和七月四日的獨立紀念的事。你也總知道吧？他是一個很勇敢的人哪。」

「多林可德的第一個伯爵，」哈維善先生莊重地說道，「四百年前，就已做伯爵的了。」

「啊，那真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啦！你把這事情告訴『親愛的』沒有？這一定使她



覺得非常有趣的。等她回來時，我們就告訴她吧。她常常歡喜聽些奇怪的事物的。除了做伯爵以外，伯爵還要做些什麼事情呢？」

「有許多是幫着治理國家大事。有許多是非常勇敢的人，在從前他們都上過戰場，打過仗。」

「我也歡喜上戰場去打仗。」薛德立說，「我爸爸又是一個軍人，一個狠狠勇敢的人——和華盛頓一樣勇敢。這也許是，他如在世，也得做伯爵的緣故吧。我很歡喜伯爵的勇敢。做一個勇敢的人是很便宜，很便宜的。以前，在黑暗中，我總有些害怕，可是我一想到革命軍人和華盛頓的時候，便不怕了。」

「做了伯爵，還有別種便宜呢。」哈維善先生說，他帶着好奇的表情，以他那嚴峻的眼光，注視着這小孩子。「有許多伯爵是很有錢的。」

他之所以帶着好奇的表情，因為他想試試看，這小孩子知不知道金錢有一種什麼力量。



「有錢到是一件很好的事。」薛德立天真地說，「我希望我也有很多的錢。」

「你希望有很多的錢嗎？」哈維善先生問道，「爲什麼呢？」

「唔，」薛德立解釋說，「一個人有了錢，便可以用錢做許多事情。你知道，那賣蘋果的老婦人。假使我很有錢的話，我便要給她買一個蓬帳，遮遮她的小攤，買一個小火爐給她。天下雨的日子，我還要給她一塊錢；那樣一來，她就可以在家裏，不必出來啦。還要，啊！我還要送她一條圍巾。這樣，她的骨頭就不會那樣痛了。她的骨頭比不得我們的呢，她動一動，骨頭就痛起來。一個人生了骨痛病，真非常苦痛的。如果我真的有這許多錢，來替她做這些事情，我想，她的骨頭也就會好起來的。」

「哼，」哈維善先生說，「如果你有錢，除這以外，還要做些別的什麼事呢？」

「啊！我要做許多許多事情哪。我得給『親愛的』買各種可愛的東西，針線匣哪，扇子哪，金的抵針和戒指哪，還有百科全書哪，還有馬車哪，自己有了馬車，她就可不必在街上等電車了。要是她歡喜紅色的綢衣，我也要買幾件給她，但是她最歡喜黑的衣



服。不過，我要陪她到大公司裏去，叫她自己去，自己去擇，歡喜什麼，便買什麼。除這以外，還要替狄克……」

「狄克是誰呢？」哈維善先生問道。

「狄克是一個擦鞋匠。」小伯爵很興奮地在說着他的有趣的計劃，「他是一個最好最好的擦鞋匠。他平日總站在下街的轉角的地方。我認識他已好幾年了。有一次，我年紀還很小很小，我和『親愛的』出去散步，她買給我一個氣很足的美麗的皮球。我拿着這皮球，一路走去，不知怎的一來，皮球跳到車來馬往的街路當中去啦！於是我非常地失望，竟致大哭出來——因為那時我年紀還很小很小，還穿着女小孩的短裙。那時狄克正在替一個人擦鞋，他就說一聲『喂！』便跑到車馬中去，替我把皮球拾回來，還用他的外衣，將皮球上的灰泥揩乾淨，然後還給我，說：『小朋友，好啦！』於是『親愛的』非常稱許他，而我呢，也很感激他。從這次以後，我們一到下街去，就和狄克談些話。他先說一聲『喂！』我也就說了一聲『喂！』接着就談一回話，他便告訴我他生



意的情形。近來他的生意很壞。」

「那末你要替他辦些什麼呢？」老律師問道，一面摸了摸下巴，奇妙地微微一笑。

「唔，」薛德立帶着認真的神色，深深地坐在大椅的內面，「我要弄些錢送給傑克，叫他退出去。」

「傑克是誰呢？」哈維善問。

「他是和狄克搗夥的。他是一個最壞最壞的夥計！狄克這樣說過。他對於買賣，毫無信用，而且人也不規矩。他常常騙人，所以弄得狄克生氣得很啦。假使你處他的地位，一天到晚，規規矩矩，拚命地辛苦擦着鞋子，而你的夥計却一些也不規矩，你也會生氣的呢。人們都歡喜狄克，他們不歡喜傑克，因此，他們往往來了一次，第二次便不再來啦。所以，假使我真的有錢的話，我要給些錢傑克，叫他退夥。還要給狄克一塊出色的照牌。」

——他說有了一塊出色的照牌，生意便會好起來的。我還要買幾件新衣服，幾個新板刷，叫他好好地來重新開一次張。他說他所要的一切便是好好地再來重新開張。」



小伯爵時時雜些他的朋友的土話來敘述他的小故事的那種坦白誠懇的樣子，真是再天真可愛也沒有的了。他完全相信在聽着他說話的老律師，也和他自己同樣地感到很大的興趣。其實呢，哈維善先生對這些事確也感到趣味了。不過，他最感到趣味的，倒不是狄克和賣蘋果的老婦人，而是小伯爵的忘却自己本身，在那金絲捲髮蓋着的頭腦中，不住地爲他的可憐的朋友們想種種好方法的情形。

「除此以外呢？」哈維善說，「如果你發了財，替自己做些什麼事呢？」

「事情多着哩！」封德羅小伯爵很敏捷地說，「最先，我得先送些錢給瑪利的姊妹。她名字叫白里蓋，她有十二個小孩子，她的丈夫又失業。她時常到我們這裏來，總是哭的。『親愛的』總給她一些東西，放在她藍裏去。於是她哭着說：『好奶奶！願上帝降福你。』還有，我想，霍伯伯歡喜有一隻金錶和金鏈條，用以紀念我的，再要送他一個海泡石的烟管。此外，我還想組織一個隊伍。」

「一個隊伍！」哈維善先生喊起來。



「像共和黨大會時那樣，」薛德立非常興奮地解釋說，「我要我的小朋友們都穿着制服，拿着提燈，我自己呢，也是一樣。於是我們排起隊伍來，操練着。如果我有錢，我就要替自己做這事情。」

客廳的門開了，愛羅爾夫人走進來。

「對不起得很，我失陪了這麼許久。」愛羅爾夫人向哈維善先生道歉着，「因為剛纔有一個境况很困苦的婦人來找我。」

「這位小紳士把他的許多朋友都告訴我，並且如果他有錢，他要為他們做些什麼事，也都說給我聽了。」哈維善先生說。

「白里蓋也是他的朋友之一，」愛羅爾夫人說，「剛纔在廚房裏和我談話的，正是白里蓋。因為她丈夫患風濕症，她目前的光景極其困難呢。」

薛德立一聽到，就從他的那把大椅上溜下來。他說：

「我想我去看看她。問問她丈夫的病現在怎樣的了。他身體康健的時候，是個很



好的人。我是很感謝他的，因為有一次他替我做過一把木頭的劍。他確是一個很有才幹的人哪。」

薛德立說完，便跑出客廳去了。哈維善先生也從他椅子上站了起來。他似乎覺得心中有什麼話想講。他遲疑了一下，然後俯視着愛羅爾夫人，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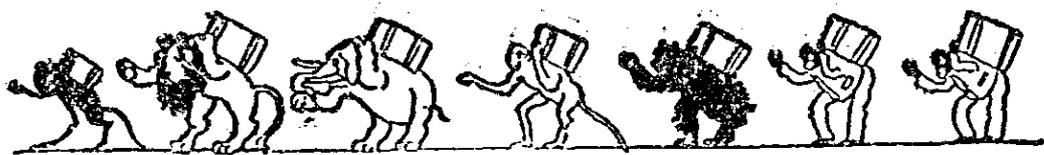
「在我從多林可德城堡動身之前，我曾和伯爵會晤過一次，在這次會晤中，他曾給我種種吩咐：他希望他的孫少爺，對於到英國以後的生活，和與他老人家相處的事，都要懷着快樂的期望的。他說過我一定得讓他孫少爺知道，這次的生活的變動，會使他得到許多錢，而且還可以飽嘗兒童的快樂。如果他有什麼願望說出來，我就得滿足他。他歡喜什麼東西，就買給他。我還得告訴他說，使他的願望滿足的，是他的祖父。我想來，小伯爵要救濟窮人的事情，老伯爵是全沒有想到過的。不過，只要能使小伯爵幫助這窮婦人，而覺得很快樂的話，老伯爵也總可以的。因為我覺得，小伯爵如不滿足，老伯爵也是不快樂的。」



這是第二次了，哈維善先生把老伯爵的話，轉述得柔和得許多啦。其實，老伯爵是這樣說的：

「你得使那小孩知道，我能給他所要的一切。讓他知道，做了多林可德伯爵的孫子是怎樣的一回事！他想要的東西，都買給他。並且讓他的口袋裏，時常有錢，告訴他聽，這錢是他祖父放到他口袋裏去的。」

老伯爵的動機，並非出於好意。要是薛德立的性質，沒有這般優良，熱情，老伯爵這樣地對待他，於他會有很大的害處的。而且薛德立的母親呢，又是那麼溫和，一點也沒有懷疑到什麼害處。她還以為，也許是那寂寞，不幸的老年人，眼見得兒子都死盡了，想對她的小孩子親切一些，獲得他的愛和信任。她一想起薛德立能夠幫助白里蓋，就覺得很高興。她知道了，這次降臨到她孩子的眼前來的奇異的命運，第一個結果就使這小孩子能替需要仁慈的人們，做了些仁慈的事情，她更覺得快樂了。於是她年青的，美麗的臉上，泛出一種愉快的歡顏。



「哦！」她說，「那是老伯爵的仁慈啊；薛德立將怎樣歡喜哪！他非常歡喜白里蓋和她丈夫梅基爾的。他們夫婦倆本來也都應該受人歡喜的人。我也會常常希望，我已能夠幫助他們。梅基爾身體康健的時候，本是一個很勤苦的工人。但是，很不幸，他已病了許多時候啦，還得需要醫藥費，溫暖的衣服和滋補的食品。人家給他們一點什麼，他們真的絲毫都沒有浪費掉的。」

哈維善先生將他的瘦手伸入胸前的衣袋中去，掏出一個大本子來。他的臉上浮上一種奇妙的神色。他心中在想，老伯爵將來一聽到他的孫少爺第一個願望便是救濟窮人，不知道他要說些什麼呢。他又想着，不知道這位乖戾的，慾望很多的，自私的祖父，對於這事情，又將作何感想。

他說了：「恐怕你還沒有知道吧？多林可德的老伯爵是一個最富最富的富翁哩。無論什麼貪奢慾望，他都能給以滿足。我想，假使老伯爵知道封德羅小伯爵的一切奢望，都由我替他滿足了，他老人家不知道要怎樣高興了哪。要是使得的話，那末請你把



少爺叫回來，讓我給他五磅錢去救濟那一家窮人吧。」

「五磅錢可以抵得二十五元啦！」愛羅爾夫人喊叫起來，「那於他們簡直是一份家產了哩。我可不能信以為真呢！」

「真的哪。」哈維善先生說，又乾枯地微微一笑。「令郎的生活已起了一個大大的變動了，他的手中也握有大大的權力了。」

「啊！」他母親大聲道，「他還是這樣小的一個孩子哪——一個很小的孩子哪。我將怎樣去教他把這許多錢，用得好好的啊！這反而使我有點害怕啦！我可愛的薛德兒呵！」

老律師輕輕地咳嗽一下。他一看見了愛羅爾夫人的棕色眼中的溫柔而胆怯的神情，他的冷酷無情的心也感動起來了。他說道：

「奶奶，我想，據我今天早上和少爺談的話看來，將來的多林可德的伯爵，對於別人的事，也和自己的事一樣熱心的。現在他還是個小小的孩子，可是我相信，他的性質



是不會改變的了。」

於是，愛羅爾夫人去叫薛德立，帶他回到客廳裏來。他還沒有走進客廳，哈維善先生就聽到他和他媽媽談話的聲音。

薛德立在說着：「那是急性發炎的風濕症，是一樣很危險的風濕症。而且他又常常想着房租沒有付的事情。白里蓋說，這麼一來，他的病更壞啦。如果他們的兒子，伯德，有了幾件衣服穿穿的話，也可以到舖子裏找點事情做做。」

當他走進來的時候，他小小的臉龐上，罩着一種非常焦急的神情。他在替白里蓋擔憂哪。

「『親愛的』說你叫我呢！」他向哈維善先生說，「我正在和白里蓋談着。」

哈維善先生俯下頭來，對他凝視着，他覺得有些窘迫和猶疑的樣子。正爲他母親說的那樣，他還是個很小很小的孩子呀。

「多林可德伯爵——」哈維善先生開口了，一面不知不覺地向薛德立的母親



瞟了一眼。

封德羅小伯爵的母親便到他身旁，跪下去，用她纖柔的兩手，抱住她的小孩子。她對薛德立說：「薛兒，那伯爵就是你的祖父，你自己爸爸的父親。他是很親切，很親切的。他愛你，也希望你愛他，因為他自己的兒子都已死了。他希望你幸福，同時也希望你能使別人幸福。他非常有錢，你想要什麼，他都會給你。他會和哈維善先生這樣說過，並且還叫他帶許多錢給你。你現在可以分一點給白里蓋，使她可以付清房租，替梅基爾買些必需的東西。這不是很好嗎？薛兒呀！你祖父不是很好，很好的嗎？」他母親說完，就在他圓圓的小臉龐上不住地吻着，而薛德立的臉頰，因為驚奇的高興，突然間泛出紅潮來了。

他將視線從母親那裏，移到哈維善先生身上。他說：

「錢現在就可以給我嗎？我就可以拿去給她嗎？她就要回去呢。」

哈維善先生把錢給了他，那都是簇新的綠鈔票，捲得很好看的一束。



第三圖 他現在就可以給我嗎？他說：我就可以拿去給她嗎？



薛德立飛也似地跑出去了。

哈維善先生和他母親在客廳裏，聽到他一跑進廚房，就喊着說：「白里蓋，等一下，白里蓋，這裏有點錢呢，這錢是給你的，你可以拿去付房租。這錢是我祖父給我的，我就給你和你的梅基爾吧！」

「哦！小少爺！」白里蓋以驚奇的聲音叫着，「這裏有二十五塊錢啦！奶奶呢？」

愛羅爾夫人聽到這裏，便向哈維善先生說：「我得去對她說明一下才好。」

於是她也走出客廳，只剩哈維善先生留在那裏。他走到窗前，站在那裏，沉思地凝視着窗外的街道。他心中在想着多林可德的老伯爵，坐在城堡裏的廣大，華美而陰鬱的書房裏，爲風痛症所苦，爲寂寞所困，他雖然居於榮華富貴之中，却沒有一個人去真心地愛他，這原因是在他自己的一生中，除了他本身以外，從來沒有真心去愛過別人。他的性質是自私自利，誇大，驕傲，並且還很急躁。他專是忙於替他自己的快樂和利益設想，便沒有一些些閑暇去顧及別人的事啦。他所有的財產和權力，所有的從他貴族



的門第和地位而來的利益，在他看來，都是專供他自己一個人娛樂的。現在他年老了，這一切的縱慾的享樂，僅僅帶給他以一個不康健的身體和易怒的性情，因此，他對於世界很覺討厭，同時，世界也實在討厭着他。他雖然極其繁榮，但世間再也沒有比他還來得不得民心，受盡孤寂的伯爵的了。他如果高興的話，他原可以在城堡中，請到滿座的賓朋，也可大開宴會，也可以召集盛大的狩獵的。但是，他心中暗自知道，那些來赴宴會的人們，都畏懼他那嚴厲的臉色，和譏刺銳利的言詞的。他口鋒銳利，性情刻毒，歡喜譏刺別人，使他們難堪，引以自娛。因為他們是有神經質的，自傲的，或者懦怯的，老伯爵，一有機會，便要窘他們一下，才覺愉快。

哈維善先生心裏很明白他冷酷殘忍的性情的，在他站在窗前，凝視窗外沉靜而狹小的街道的當兒，心中就想着老伯爵的情形。後來，他心中顯出了一個很強烈的對照：一個活潑，愉快的美麗的小孩子，深深地坐在大椅子上，以慷慨，天真而正真的口吻，談着他的朋友狄克和賣蘋果的老婦。於是他又想到老伯爵的巨大的收入，豐美華麗



的財產，以及行善或爲惡的權力，不久都將握在封德羅小伯爵的，深深插入衣袋中的小手裏的事了。

「那可就大不相同啦。」他自言自語地說，「那可就大不相同啦。」

薛德立和他母親不一會就回來了。薛德立非常高興。他坐在他自己的椅子上，介於老律師和自己的母親之間，雙手抱着膝蓋，顯出他可愛的樣子。他爲了白里蓋的困苦解除和狂喜，高興得春風滿臉啦。

他說道：「她哭啦！她說她快樂得哭出來啦！我從來沒有看見有人快樂得哭過呢。我的祖父真是一個很好的人。我以前還不知他是這樣好的。做伯爵的事，也比我所想的要好得多了。我真高興，我非常高興，我要做伯爵啦！」



### 三 離家

在第二個禮拜，關於做伯爵的種種利益，薛德立就很知道了。他自己所希望的事，沒有一件不能很容易地做到的。這種情形，他簡直不會相信哩。實在呢，我以為我們可以這樣說：他本來對於這種事，沒有完全瞭解的。不過，和哈維善先生交談了幾次之後，他目前的一切願望都能滿足，至少，他這一點總明白了。他一滿足了他目前的一切願望，便那樣高興，使哈維善先生也覺得很歡喜。在他們沒有動身往英國去之前的那個禮拜中，薛德立做了許多奇妙的的事情。有一天早上，他們一起去看狄克，下午又一起到賣蘋果的老婦人家裏去，告訴她，買了一頂篷帳，一個火爐和一條圍巾給她，並且還給她一點錢，那老婦人驚奇得發呆了。這一天的情形，深深地印在哈維善先生心中，永遠不會忘記。

薛德立溫柔地對那老婦人解釋道，「因為我得到英國去做伯爵，我不想每次



天一下雨，就得擔心你的骨頭哪。我的骨頭，是從來不痛的，所以骨痛病的人受的痛苦到底怎樣，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總很同情你，願你將來會好一些。」

那老婦人對於眼前的幸運，竟覺難信以爲真，她驚奇得連氣都喘不過來。薛德立和哈維善先生離開她的時候，薛德立說：

「她是一個很好很好的賣蘋果的婦人。有一次，我跌了一交，膝蓋上的皮都跌破了，她就給我一個蘋果，不要我的錢。爲此，我是永遠地記着她的。你也知道吧，對你親切的人，你永遠不忘記的。」



第四圖 有一次，我跌了一交，膝蓋上的皮都跌破了。她就給我一個蘋果，不要我的錢。



在他那正直的，單純的，小小的心靈裏，從來沒有想到世上竟有根本忘却親切的人哩！

和狄克相會，也很有趣。狄克剛和傑克大鬧了一場，他們去看他的時候，他還露着垂頭喪氣的神情。當薛德立平靜地說明了來意，他吃了一驚，後來聽到他要給他許多東西，解決他的一切困難的時候，他簡直驚奇得啞口無言了。封德羅小伯爵向狄克說明來意時的態度，是那樣的簡單輕快，而又沒有煩瑣的虛飾的客套，哈維善先生站在旁邊聽着，也大大地受了感動。狄克聽到自己的老朋友做了貴族，日後還要做伯爵的話，不禁睜圓了眼睛，張大了嘴巴，驚奇得把帽子都掉下地上了。當他檢起帽子來的時候，又發出一聲奇怪的叫聲。這叫聲，在哈維善先生聽去固然覺得奇怪，可是在薛德立却早就聽慣了。

狄克說：「呀！你到底在說什麼呀？」

狄克這樣一說，顯明地弄得薛德立有點窘迫了，但是他即立刻鎮靜下來。



「無論誰初聽了，都不相信的。」薛德立說，「霍布士先生聽了，還以為我中暑了呢！起初的時候，我自己也不大歡喜去做伯爵的，不過現在過慣了，也就覺得好些啦。那個伯爵便是我的祖父，我要做什麼事，他都隨我去做。雖說他是個伯爵，他却是一個很親切的人。他叫哈維善先生帶了許多錢給我，現在我就帶了一點送給你，好讓你拿去把傑克的股子買回來，叫他退出去，你自己一個人做吧。」

結果，狄克真的買回傑克的股子，叫他退出去，狄克一個人獨自經營，買了新的鞋刷，出色的招牌，以及各種各樣的器具。當初，他對於降臨眼前的幸運，和那「門第」很老的賣蘋果的老婦人一樣，簡直難以自信。他像在夢中似地走着，凝視着他的小恩人的臉龐，彷彿這個夢就將醒的樣子。一直到後來薛德立和他告別，伸出手去和他握手的時候，他才知道這事情是真的。

「那末，再會了！」他雖然鎮定地說着，但是他的聲音中，已有微微的顫動了，同時，他把那雙含淚的棕色的大眼睛瞬了一下。「我願你生意興隆。我很難過，這次要和你



遠別了。不過，我做了伯爵，也許會再回來的。我希望你常常寫信給我，我們永遠總是老朋友哪！如果你要寫信給我，這裏就是我的通信處。」說到這裏，薛德立給狄克一張紙條。「並且我的名字也改過了，不再叫薛德立·愛羅爾了，要叫封德羅小伯爵啦。那末——那末再會了，狄克！」

狄克也瞬着他的眼睛，睫毛上已有淚痕了。他是一個沒有讀過書的擦鞋匠，所以他當時所感到的情緒，就是自己拚命想說，也覺得總說不出來。也許就是因為這個原故吧，他沒有去想要說出當時的情緒，他只得將眼睛瞬着，咽喉梗着而已。

「我希望你不要走哪！」他破聲地說了一句話，接着又把眼睛瞬了瞬。然後他向哈維善先生注視一下，取着帽子行一個禮，說：「謝謝，先生，勞先生把他帶到這裏來，又給我許多好處。真是感謝得很。他——他確是一個奇妙的小朋友哪。我是時常惦記着他的。他真是一個勇敢的非凡的小朋友啊。」

他們兩個轉身回去的時候，狄克茫然地站在那裏，目送着步調輕快的雄糾糾的



小朋友，和那高大莊嚴的老律師並排走着的背影，同時他的眼中起了一層迷霧，喉間梗着一塊硬塊了。

在他動身那一天以前，封德羅小伯爵一有閑空，就跑到霍布士先生店裏去和他談話。陰鬱籠罩着霍布士先生的心，弄得他精神頹喪。當他的小朋友得意地拿着金錶和金鏈條來，送他做別離紀念的時候，霍布士先生簡直道謝的話都說不出來了。他把那錶盒放在他肥胖的膝上，猛烈地吹了幾下鼻管。

「有字寫着的呢，」薛德立說，「在盒子裏面。我自己叫店裏的人替我寫的：『霍布士先生惠存，老朋友封德羅伯爵敬贈。願君見錶時，請君憶故人。』這是我願你忘記我呢。」

霍布士先生又大聲地吹了一下子鼻管。

「我將永遠不忘記你，」他說時，也和狄克那樣，帶着啞聲，「請你到了英國，走進貴族之林的時候，也不要把我忘掉啊。」



「我無論走進什麼之林，我都永遠不會忘記你的。」封德羅小伯爵回答說，「我會和你一起過了我最最幸福的時間，至少，也過了最最幸福的時間之一部份。我希望將來你會來看我。我相信，你來看我，我的祖父一定也很高興的。我如果對他講講關於你的事情，也許他就會寫信來請你去哩。你——你總不致於因為他是一個伯爵，而見怪吧？我請你，如果他寫信來邀你，不要爲了他是一個伯爵的原故，而不來吧。」

「我一定來看你。」霍布士先生懇切地說。

於是，假使從伯爵那裏，真的有一封信寄來，請他到多林可德城堡去玩幾個月，他就得拋開他那共和黨對於貴族的偏見，馬上收拾行李，動身去的。這樣的事情，在他們兩人間，都似乎同意的了。

最後，一切都已預備好啦。把箱子搬到輪船上的日子到來了，馬車停在門口等出發的時候也到來了。於是，一種莫明其妙的寂寞，襲擊着小伯爵的心靈。他的媽媽獨自一人閉着門，在房裏坐了許多許多時候，等到她走下樓來的時候，她的眼睛，看去似乎





船員在旁邊命令着。太太們，先生們，小孩子們，保母們都走上船來。有些人在歡笑，似乎很快樂；有些却沉默着，在悲傷。這裏那裏，有些人在哭泣，用他們的手巾揩着眼睛。薛德立看着無論什麼地方，都覺得有趣。他看着那一堆堆的繩索，張着的帆，和那高入雲霄的桅桿；他就動手打算着和水手談話了，那樣他可以得到一些關於海盜的知識。

那是最後的一刻了，他在上層的甲板上，靠着欄杆，站在那裏，看那最後的開船的準備，望着那些喧擾着的水手們和碼頭人夫，覺得很有趣。這時，他的視線注定在那離那不遠的一堆人中。那一堆人微微起了一個波動，有一個人在那裏擠開人羣，急遽地向他走來。那是一個少年，手上拿着一塊紅的東西。那少年原來就是狄克。他走到薛德立跟前，氣都喘不過來啦。

「我是一路跑來的。」他說着，「我來送你的行。我的生意很不錯，這東西是用我重新開張的第一天購得的錢買來的，送給你，當你同那些公子哥兒們在一起的時候，請你帶着這個吧。我從樓下擠了上來，皮膚也擦破了。他們還不讓我上來哩。一條紅手



帕，你拿着吧。」

這些話，他一口氣說了出來。薛德立還沒有來得及回答，鈴聲已響了，狄克連忙跳走了。

「再會！在你和那些公子哥兒們在一起的時候，拿着這條紅手帕吧。」他急促地說着，就不見了。

幾秒鐘之後，他們看見狄克在下層的甲板上，掙扎地擠過了人叢，跳上岸去。他剛跳上岸，跳板就抽去了。他站在碼頭，拿着帽子向他們揮動。

薛德立捏着那條手巾。那是一條飾着紫色的馬頭和馬蹄的光潔的大紅的絲手帕。

騷然地起了一陣混雜，輾軋的聲音。站在碼頭上的人們都向着在船上的他們的朋友呼喊起來。

「再會！再會！老朋友，再會！」無論誰都在呼喊着，「請不要忘記我們啊！到利物浦



就寫信來吧！再會！

封德羅小伯爵向前靠着，揮舞他的紅手巾。他也大聲地呼喊著：

「再會！狄克！謝謝你！再會！狄克！」

大輪船漸漸地移動了。人們又呼喊起來。薛德立的母親將面紗遮着她的眼睛。而那海岸上，剩着一個大大的混亂。然而狄克却毫不知這混亂，他只看見他的朋友的可愛的天真的臉，和他的在日光照耀和微風盪動中發光的金絲捲髮；他只聽到他親切的呼喊：「再會！狄克！」而封德羅小伯爵在這時已從他生長地的家鄉，慢慢地被輪船載往他那從未知道過的祖國去了。



#### 四 到了英國

在這次的航海中，薛德立的母親才把那件他們到了英國以後，不住在一起的事情，告訴了他。他起初聽到的時候，非常地悲傷。哈維善先生見了他悲傷的樣子，便想到老伯爵給他的母親住在他的附近，使他可以常常去看她的事，覺得實在是處置得很得當的。因為，否則把他們母子倆絕然地分離着，在他明明是一件萬萬不能忍受的事。但是，他的母親是那樣地溫柔親切地撫慰着，給他說明，他們的住所仍是相離得很近，不是完全隔絕的。於是薛德立對於離居的恐怖，也就覺得稍稍安心了。

「我住的房子離你住的城堡很近，薛兒呀，」她每次說起分居的事情，總把這樣的話反覆地說着，來安慰他。——離開你住的地方一點點路呢。你可以每天跑來看我，並且你還可以告訴我許多事情，我們是多麼幸福哪！那是一個很好的地方，你爸爸從前時常和我談起的。他非常地愛這地方，你將來一定也愛牠的吧！」



到了英國

七六

「要是你也在那地方，我一定更愛着牠呢。」

這件要將他『親愛的』母親和他分離居住的奇妙的事情，使他不禁感到莫明其妙了。但是，在他母親想來，爲什麼要使他們分居的理由，還是不要告訴他的好。

「我以爲還是不要讓他知道的好呢！」她對哈維善先生這樣說，「就是讓他知道了，他也不能完全懂的。反而只使他驚訝和悲痛。我覺得，如果他不知道他老伯爵的祖父那樣地不歡喜我，那末他對於他祖父的感情，也一定比較自然而且真摯些。他從來不知道冷酷和憎惡的，要是他一曉得有人在憎恨我的話，他小小的心靈一定會受了一個大大的打擊。他自己是那樣的熱情，而又是那樣地愛我。所以，這件事情，在他還沒有十分長大的時候，總是不不要給他知道的好，就是於老伯爵，這樣也要好得多了。如果他知道了，他雖然年紀很小，可在他們兩人之間，也會生出一重隔膜來的吧！」

於是，薛德立對於他和母親分居的事，只知道有一種神祕的道理在着，而這神祕的道理，他現在年紀太小，還不能夠懂，到將來長大之後，就有人會解釋他聽的。但是，他



仍是莫明其妙，不過，對於這分居的道理，他後來也就沒有怎樣地去想着。而他的母親和他談了幾次話，每次總是安慰他，拿着光明快樂的一面給他看，所以那黑暗的一面，就漸漸地消退了。然而，哈維善先生却常常看見他做着他那奇妙的樣子，擺着認真的臉色，並且屢次聽到從他口中發出不像小孩子的嘆息。

有一次，他照着平時那樣尊敬的樣子對老律師說：「我很不歡喜這件事情。你真不知道我是怎樣地不歡喜哪！但是，世界上却有許多許多困難，我們不得不忍受的！瑪利這樣說過，霍伯伯也這樣地說給我聽過。『親愛的』要我好好地和祖父住在一起，因為，你看，他的兒子都死了，那不是一件很可傷心的事嗎？一個人的兒子統統死了，我們對於這種人總覺得很可憐的呀——更何況其中有一個還是暴死的呢！」

他專心和別人談話的時候那種仔細的態度，他時時說着的那些成人口氣的話，那圓圓的臉龐上現出來的極其天真和認真的神情，都非常的可愛。這種可愛的態度和神情，是使和他認識的人對他感到有趣的地方之一。他本來是一個很漂亮的孩子，



有着含苞待放的花兒也似的臉和發光的金絲捲髮。當他坐在那裏，用他肥嫩的小手，抱着膝部，很莊重地說着話的時候，在旁邊傾聽着的人們看來，簡直是歡娛愉樂的源泉。就是哈維善先生，也漸漸地覺得和小公子在一起，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了。

「那末，你對於老伯爵已經漸漸地歡喜起來了？」哈維善先生問着說。

小伯爵回答說：「是的，他是我的親族哪！你對於你的親族，你當然也總歡喜的呀！何況，他又對我那麼親切呢？要是一個人對你很好，你要什麼，他就給你什麼，那末，即使他不是你的親族，他也當然會歡喜他的呀。而且，他還是你的親族，你怎能不歡喜他呢？」

「你以為，他會歡喜你嗎？」哈維善先生探問着說。

「唔，」薛德立說道，「我想他會歡喜我的，因為，你也知道，我也是他的親族，加以我又是他的兒子的孩子，而且，你還不知道嗎，他當然歡喜我的，不然，他也不會給我所要的一切，也不會請你來接我的啦！」



「哦！就是這樣的嗎？」老律師說。

「是的，」薛德立說，「就是這樣的。難道你不以為這樣嗎？自然的囉，一個祖父總歡喜他的孫子的哪！」

那些暈船的乘客都好起來了，就走到甲板上的靠椅上來坐着，賞賞海景。不一會，他們似乎個個人都知道封德羅小伯爵的傳奇式的故事般的，都很歡喜他，當他在船上跑的時候，伴着他母親或者高長消瘦的老律師散步的時候，或者和水手們談話的時候，大家都覺得他有趣。船上個個人都歡喜他，而他也對他們都做做朋友。他是到處都會和別人要好的。紳士們在甲板上來往地踱着的時候，叫他陪着同走，他就擺出堂皇的步勢陪他們踱着；他們和他說說笑話的時候，他也同樣的很有趣地回答他們。當太太們來和他談話的時候，他往往成爲大家歡笑的中心。當他和小孩子一同玩着的時候，他又有各種各樣的很有趣的遊戲。在水手中，他有了很好的朋友，他聽到了許多關於海盜，破船以及荒島的神奇的故事，他又學會了繫繩子和玩玩具船的把戲，又



到了英國。

八〇

學會了許多水手們的口頭禪，並且他還說得很好，這簡直有些驚人。在他的談話中，已經常帶着水手的音調了。有一天，許多紳士們和太太們裹着披肩，穿着外套，坐在甲板上的椅子上，他在他們中間，可愛地說了一句：

「乖乖！冷死人哩！天多冷呀！」

引得他們哄然大笑。

他們的大笑，使他驚異。他這句話是從一個叫傑雷的老水手那邊學來的。傑雷講故事給他聽的時候，常常用這句話。照傑雷的冒險談看來，他似乎已有兩三千次的航海，而且每一次都遇難沉船，漂流到荒無人烟的食人者的海島上去。從這些有趣的冒險故事中聽來，他被食人者拿去割了肉烤了吃，剝去頭皮的事，已有十五次或二十次了。

「所以他的頭皮會這樣地光禿禿囉。」封德羅小伯爵對他母親解釋着，「一個人的頭皮只要剝去了幾次，頭髮便長不起來的呀。傑雷從最後那一次剝去之後，頭髮



就沒有再長出來過了。那最後的一次，就是巴羅馬嘉威金 (Paromachawekins) 的國王，用那華布斯萊門布基人 (Wopslemumpkies) 的會長的髑髏做成的刀子，來刺他的頭皮的那一次哪。他說這一次是他遇到過的最危險的一次。他當時是那樣地恐怖，當國王把刀舉起來的時候，他的頭髮都豎起來，再也不躺下去了。因之，那國王現在還戴着那個頭皮，頭髮都豎着的，看去好像一個頭髮刷子。像傑雷所經歷過的事情，我真從來沒有聽到過。我很想把這些事情告訴霍布士先生哩！

有時，天氣不好，乘客們都不到甲板去，坐在客廳裏，大人們叫他講述傑利「經歷」過的冒險故事，他便熱烈而又高興地講述起來，大人們聽了都很高興。在橫渡大西洋的乘客中，像封德羅小伯爵那樣誰都歡喜的人是沒有的了。他總是天真地，溫和地去盡力做出種種好事情，引得大家都很高興，而他那於不知不覺間裝出來的大人的樣子，令人更覺可愛。

「傑雷的故事，他們聽了非常有興趣。」他告訴他母親說，「至於我呢——你一



到了英國

第五圖 大人們叫他講述傑利經歷過的冒險故事。

定要原諒我呀！『親愛的！——有時却以為這些故事不致於完全真實呢！如果傑雷沒有遇到這些事情過，那末當然是假的啦！然而，傑雷却又都遇到過——唔，這真是怪事呀！或者，因為他常常剝去頭皮，有些時候他也許忘記一些或者記錯一些吧。一個人的頭皮，常常拿去剝，他就會健忘的哪。』

船到利物浦的那天，便是他和他的朋友狄克說再會後的第十一天。第十二天晚上，他就和他母親及



哈維善先生坐着馬車，離開車站，來到科德洛基的門前停住了。在夜的黑暗中，他們看不大清楚那座房子。薛德立只看見一條馬車路。馬車在那條馬車路上馳了不一會，他就看見一重開着的門，從這門裏面，射出很光亮的燈光。

瑪利也到英國來的，她來服侍她的奶奶。但是，她比他們先到這房子裏，所以薛德立從馬車上跳下來的時候，就看到一兩個僕人站在那廣大光亮的大廳上，瑪利站在門前。他就跳到她跟前，快樂地說：

「你也到這裏了嗎？瑪利！」他說。「瑪利也來了呢，『親愛的！』」他一面說着，一面就在瑪利的那燥而紅的頰上接吻了。

「你在這裏，我很高興，瑪利。」愛羅爾夫人低聲地對她說，「一看見你，人地生疏的驚恐的情緒都消滅了，我真的安心了許多哩！」她說着，便伸出她那纖纖的小手，瑪利就鼓勵她似地緊握着牠。瑪利是知道的，這人地生疏的不安的情緒，使這位遠離祖國與家鄉，而又將別離愛子的母親的心感到怎樣的難過。



這家的僕人們，都好奇地望着封德羅小伯爵和他的母親。他們這些人都曾經聽到過關於他們母子倆的許多流言。他們這些人，也知道老伯爵是如何地憤怒，愛羅爾夫人爲什麼要和她的小孩分居，住在卡德洛基，而不住到城堡中去。薛德立將來要承繼的豐富的財產，和他那橫蠻的祖父的病症與怪脾氣，這一切，他們都知道。

「可憐的孩子，他到了這裏，是沒有快樂的日子了！」他們在自己內裏都這樣地說着。

然而他們不知道，到他們中間來的小主人，到底是怎麼一種孩子。他們完全不明白這未來的多林可德的伯爵的性格哪。

薛德立像平日自己已做慣了似的，脫去了大衣，然後向四周看了一下。他向那廣大的大廳的四周都看了一看，他看看掛着的圖畫，擺着的鹿角，以及裝飾廳上的許多稀奇的東西。以前他從來沒有在一座私人的房子中，看到這種東西，所以牠覺得這些都很稀奇。



「親愛的，」這是一座很漂亮的房子哩，是不是？你住在這裏面，我很高興。這房子很大哪！」他對他媽媽說着。

這座房子，和他們在紐約那條偏僻的小街上的那座比起來，原是要大得多，漂亮得多，並且也舒服得多了。瑪利隨即領他們上樓，到一間有印花布窗帷的寢室裏去。這間寢室中，燒着一個火爐，爐前的白的皮毯上，有一隻大的雪白的波斯種的貓兒安閑地睡着。

「奶奶！這隻貓兒是城裏的女管家送來給你的。」瑪利說明道，「她是一個很親切的人兒，這裏的一切東西，都是她給你預先佈置好了的。我剛才曾和她相見過一下，她說她很歡喜大尉老爺的，老爺不在了，她也很傷心。她又說，有了一隻大貓兒躺在毯上，這房子就比較像個住宅的樣子了。她說，愛羅爾大尉還是小孩的時候，她就知道了。她講他是一個很漂亮的孩子，後來長大了，無論對於誰，大大小小，都很親切，真是個翩翩的好少年。於是我就和她說，大尉老爺現在留下一個很像他自己的兒子來呢，像



這樣可愛的小孩，真是從來未有過的。」

他們在樓上稍稍把衣裝整理一下，便走下樓來，到另外一間很漂亮的房間裏去。這間房的天花板比較來得低些，裏面陳飾着的家具，都是笨重而有美麗的雕刻的，椅子很深，靠背很高很厚；有奇巧的架子和櫃子，上面還有罕見的美麗的擺飾。火爐前面，鋪着一張老虎皮，老虎皮的兩旁各擺着一把安樂椅。樓上睡着的那隻威嚴的貓兒，爲報答封德羅小伯爵撫愛他的美意，也跟着他們下來了。當封德羅小伯爵倒在那毯上的時候，白貓也縮着身子伏在他身邊，彷彿牠有意要和他做朋友似的。小伯爵非常高興，竟致連忙和牠廝並着頭，去撫摸牠，連他母親和哈維善先生在談的話，他都沒有去注意了。

本來，他們在談着話的聲音是很低的。愛羅爾夫人臉色有些慘白而且悲楚了。

「他今晚不必去嗎？他今晚可以留在我這裏住嗎？」她說。

「是的，」哈維善先生以同樣的低聲回答說，「今晚他可不必去。我自己一個人



去，我們一吃好飯，我就得進城堡去，告訴老伯爵，我們已經到了。」

愛羅爾夫人向薛德立望了一眼。他正從容閑雅地躺在那條黑黃相間的老虎皮上。火爐中的火光照耀着他可愛的微紅的臉上和他的散在虎皮上的散亂着的捲髮上。那隻白貓也安閑自得地假寐着，咪咪嗚嗚地在叫。牠很歡喜這小主人的手，親切地去撫摸牠身上的毛。

愛羅爾夫人無力地微微一笑。

「將這孩子從我身邊帶走，使我多麼難受的事啊，老伯爵一點也不知道哩。」她非常悲愁地說。於是對老律師凝視着，然後又說，「對不起，可否請你去替我向老伯爵說一聲，那錢我想不要。」

「那錢！」哈維善先生喊了起來，「你可在說那他預備給你的年金嗎？」

「是的，」她極其簡單地回答着，「我想，我還是不想要那錢的好。爲着住在這裏，可以和我的孩子接近一點，所以這座房子，我不得不接受下來。這我很感謝他。至於錢呢，



我自己還稍稍有一點，足夠我一人簡單地生活了。他既這樣地不歡喜我，我承受這座房子以外，別的東西我再承受不得了。要是我再受下他的錢，就要覺得把薛德立賣給他似的啦！我現在之所以讓他去，只是因為我愛他，替他將來的幸福着想，爲了他父親如在世，也願這樣的緣故，把我自己完全忘記哪。」

哈維善先生摸了摸他的下巴。

「這真是很奇怪的你那樣一來，他會大發脾氣哩！他是不會懂你的這種心情的呀！」

「他仔細去想一下，我想他總會懂的。」她說，「我實實在在不需要那錢；他既那麼憤恨我，要使我兒子——他的孫兒——和我分離，我爲什麼要受這種人的錢，來過奢侈的日子呢？」

哈維善先生沉思地想了一會。

「那末，我就把你的意思，傳達給老伯爵吧。」他最後這樣說。



後來飯菜拿來了，他們都一起坐下去。那隻大白貓也坐在薛德立旁邊的一把椅子上，在他們吃飯的時候，牠一直是威嚴地嗚嗚着。

那天晚上，哈維善一進城堡，立即去見老伯爵。他走進去的時候，老伯爵正坐在火爐旁的一張奢華的安樂椅上，一隻腳擱在足几上面。他從他的長長的眉毛下面，以銳利的目光，凝視這位新從美國回來的老律師。他雖則裝作鎮靜，但是哈維善先生却看得出他心中的興奮。

「呀！」老伯爵說，「呀，哈維善，你回來了嗎？事情怎樣了呢？」

「小伯爵和他的母親已經到科德洛基了。他們這次航海都很舒服，身體也都很好。」哈維善先生回答說。

老伯爵發出一種不耐煩地呼吸聲，手也不安地動了一下。

「那就很好啦。」他猝然地說，「做到這樣，就很好的了。你隨便一些吧，坐下來，弄杯葡萄酒喝喝吧！還有呢？」



到了英國

九〇

「封德羅小伯爵今晚和他母親住在一起。明天我去把他帶到城堡裏來見你。」

哈維善回答說。

老伯爵將手肘擱在椅子的靠手上；把手向上舉起，遮在他的眉毛上。他說：

「唔，說下去吧！你去的時候，我叫你不要寫信來給我，報告關於這件事情的一切的。所以現在是好是歹，我一點點也不知道哩。那孩子到底是怎樣子的一個傢伙呀？他的母親我是不管的，我只要知道那孩子怎樣。」

哈維善先生自己斟了一杯葡萄酒，稍稍喝了一點，坐在那裏，手中拿着杯子，小心地說：

「要去判斷一個只有七歲的孩子性格，到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哩。」

老伯爵的偏見，又發作了。他突然直望着哈維善先生，大聲地粗暴地說：

「是個呆子吧？要不是，便是蠢如鹿豕的東西。他受到美國的血統了吧，是不是？」

「我到覺得美國的血統，於他却沒有什麼害處呢。伯爵。」老律師從容冷淡地回



答說，「對於小孩子們的事，我是不大懂的，不過，我覺得封德羅小伯爵，却是一個風采翩翩的好孩子呢。」

哈維善先生說話的態度，老是從容冷淡的，不過，這一次說話，比平時更從容，更冷淡些。因為他覺得，最好是在伯爵的不意之間，和他的孫兒會了會面後，讓他自己去下判斷。

「身體可還強壯？發育得也很好嗎？」老伯爵問。

「身體確是很強壯，發育也很好。」老律師回答。

「手足沒有缺點，面貌也還端正嗎？」老伯爵追問着。

哈維善先生薄薄的唇邊，浮出一絲輕輕的微笑。同時，他的心中，展開了一幅他在科德洛基和小伯爵告別時的景象來。那文雅美麗的小孩，安閑自在地躺在火爐前的老虎皮上，光亮的金絲捲髮也散亂在老虎皮上，而那玫瑰色的小小的臉龐也在火光中發亮。



「在男孩子裏，我覺得，他確可算是風采翩翩的一個了。」老律師回答說，「雖然我對於孩子們，不大會判斷，不過，我敢說，你老人家見了他之後，就會知道，比起英國的這些小孩子來，自有一種不同的地方呢。」

「這是當然的事，」老伯爵腳驟然地痛了一下，便怒聲地說：「美國的小孩子，都是些魯莽的小乞丐。這種事情，我早已聽得夠了。」

「然而，封德羅小伯爵却不見得怎樣魯莽。」哈維善先生回答說，「我所說的不同地方，我也說不出來，怎樣的不同。他和大人一起的時候多，和小孩子一起的時候少，所以這不同的地方，似乎便是那種大人和小孩子混雜起來的態度。」

「美國人的魯莽！」老伯爵反駁着說，「我以前早聽到過。他們自己却美其名，說是什麼早熟，什麼自由。其實却是討厭的魯莽的態度吧了。」

哈維善先生喝了一口酒。他和老伯爵爭論的事，差不多是沒有的，尤其是在老伯爵腳痛的時候。在這種時候，最好是不要去惹，讓他自己去。於是兩人都沉默了一會。最



後還是哈維善先生開口來說：

「從愛羅爾夫人那邊，還有一件事我得轉達伯爵。」

「關於她的事，我不要聽。愈少聽到，我愈好。」老伯爵怒吼着說。

「不過，這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律師解釋道，「你預定給她的年金，她說不要。」

老伯爵顯然地驚愕了。

「什麼？」他大聲地叫出來，「什麼？」

哈維善先生把那句話重覆說了一遍。

「她說她不需要那筆錢用，牠說你和她之間的關係又是那樣不親睦……」

「不親睦！」老伯爵粗暴地叫起來，「當然不親睦！我一起起她就覺憤恨，貪財的長舌的美國婦人！我不願看見她！」

「伯爵，你却不大好說她貪財呢，她對你並沒有什麼要求呀！連你給她的錢，她都



到了英國

不要呢。」哈維善先生這樣說。

「那不過是故此作態吧了！」伯爵激怒地嚷着，「她無非故意用這種手段來使我和她見面呀。她以為我會就此便讚許她的這種精神。我可偏不讚許她！這只是他們美國人的獨立自尊呀！我不能叫她住在我園門口，像個乞丐一樣過活。她是那孩子的母親，她得有相當的身份，她非得維持這身分不可。她一定得受下那筆錢，不問她願意不願意都是一樣。」

「你給了她，她不拿去用哩。」哈維善先生說。

「我不管她用不用，」我們這位老伯爵大聲地喊起來了，「給她的，她非得收下不可。她不得在別人跟前說，因為我沒有什麼錢給她，所以她的生活過得像個窮鬼也似的。她要想使那孩子對於我有了一個壞的存見。我想來，她早已在那孩子心中深種着她的惡毒了。」

「沒有那樣的事的，」哈維善先生說，「我還可以報告一個消息呢，從這消息中，



便可證明那孩子的母親絕對沒有那樣的事。」

「我不要聽！」伯爵喘着氣，說，一面又怒着，興奮着，脚也痛着。

然而哈維善先生仍是說了。

「她請你不要讓封德羅小伯爵知道，你這次同他母親的分居的原因，是他祖父不歡喜他母親。他很愛她，她相信，如果他一知道這些事情，你們兩人之間，就會生出隔膜來。她說這種事情他還未懂，如果知道了，對你就要覺得幾分畏懼，至少也會減少他對你的愛意的。她會和他說過，他們母子分居的原因，現在他年紀還很小，不會懂的，待他年紀長大些，將來再告訴他。她願你們兩人起初見面時，雙方都不要有什麼陰暗的影子才好。」

老伯仰後一靠，靠在椅背上。他深凹的兇猛的眼睛，在突出眉毛底下閃爍着。

「哼！什麼！」他仍是喘着氣說，「哼！什麼！你還以為她沒有把那些事情告訴那孩子嗎？」



「伯爵！一個字都沒有提起過。」老律師冷靜地回答道，「這一點我可以擔保。那孩子只相信你老人家是一個最最可愛，最最可敬的祖父。她沒有和他說什麼，絕對沒有說過什麼，使那孩子對你老人家的一個完全的人的信仰，起絲毫懷疑的話，她絕對沒有說過。在紐約的時候，不論事情的大小，一切都依照你老人家的吩咐做去，於是封德羅小伯爵，便把你老人家看作一個大慈大悲的人了。」

「他真的這樣嗎？」老伯爵問了，「真的嗎？」

「我可以說，」哈維善先生回答，「封德羅小伯爵對你老人家的印象如何，全靠你們倆會面時，你對他的態度了。要是你老人家想我說句冒昧的話，那末，你對於他母親的事，留心不要說出什麼輕蔑的話，你們的會面，將有一個比較好點的結果。」

「哼！哼！」老伯爵說，「一個七歲的孩子知道什麼！」

「這七年的歲月他都在他母親懷抱過的呢，所以他完全地愛着她的呀。」哈維善先生回答說。



## 五 城堡中

載着哈維善先生和封德羅小伯爵的馬車，在那條走進城堡的長長的樹蔭大路上駛着的時候，是第二天下午很晚的事了。老伯爵吩咐過，要他的孫子在晚餐的時候，和他吃飯的；並且還爲了只有他自己知道的什麼理由，他又吩咐過，只許那小孩子獨自一人，到那間他和會面的房間裏去。當馬車在樹蔭大道上駛着的時候，封德羅小伯爵坐在車中，很舒服地靠在華麗的墊子上，眺望着窗外的景色，很有趣味。其實，他對於所看見的一切東西都覺得非常有趣。對於光亮的馬具和高大的漂亮的馬，以及穿着光輝的制服的馬夫，他都覺得很有趣味。而於那鏡板上的小冠，更覺有趣。他爲詢問這小冠是什麼意思，便和馬夫相識了。

馬車來到庭園的門前的時候，他向窗外看出來，望見門口裝飾着的一對很大的石獅子。一個面色微紅的，和藹的婦人，從一間牽着長春籐的很可愛的小屋中走出來，



把大門開了。還有兩個小孩子，從那間小屋中跑出來，站在那裏，睜着圓而大的眼睛，凝視着坐在車中的封德羅小伯爵，小伯爵呢，也望着他們。他們的母親，微笑着，行了一個禮；兩個小孩子，受了他們母親的示意，也就動動他們小小的身子，行起禮來。

「她認得我的嗎？」封德羅小伯爵這樣地自問，「我想她一定認得我的。」於是他就取下黑絨的帽子，向他們微笑着，還了個禮。

「你好呀？」他快活地說。

他覺得，那婦人似乎很高興。她那玫瑰色的臉上佈滿了微笑，而她的那雙藍眼睛中，透出和善的光來。

她說：「小伯爵來了！歡迎！歡迎！上帝保佑你，祝你幸福！祝你幸福！」

馬車從她身旁駛過的時候，小伯爵又向她揮着帽子，點了點頭。

「我歡喜那婦人哩！」小伯爵說，「她看去很像很歡喜小孩子似的。我歡喜到這裏來，和她的孩子們玩玩。不知道她還有幾個孩子，要是很多的話，我們就可以弄成一隊



啦。

哈維善先生並不告訴他，他是不准去和管門人的孩子，一起去玩的。他想，以後儘有機會把這件事告訴他。

馬車在大道兩旁的高大美麗的樹木中間駛着，道旁的樹木伸出牠們的椏枝，在大道上面的空中，形成了穹形。小伯爵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樣的樹木，既粗大，又雄壯，椏枝又生得好，低低地垂到很粗的樹幹上來。多林可德城堡在英國要算是最美麗的城堡中的一個了，這城堡的庭園，也是最大最出色的，樹木和大道又是幽美無匹的。這些事情，封德羅小伯爵到這時都還沒有知道。他只知道，一切都很美麗就是了。他歡喜那些樹幹高大，椏枝很粗的樹木，和那偏西的陽光的金黃色的光線，透過那樹葉的景色。他歡喜那掩蓋着一切的無限的靜寂。他從參差不齊的大樹枝的庇陰底下或中間，瞥見庭園中最美的地方，他覺得非常的快樂。在那地方，另外有些樹木，有的是一株株地巍峨地站着，有的是一叢叢地聚集那邊。他們有時經過濃密地長着很長的羊齒草的



地方，有時經過的地方，滿地都長着青翠的風鈴草，在輕風中搖動。他好幾次看見兔子從碧綠的葉子底下跳出來；一會兒牠們又在後面閃着短短的白尾巴逃走的時候，使他一驚，快樂得笑將出來。有一次，一羣鴿突然急促地拍着翅膀飛了開去，引得他拍着手歡呼了。

「這是一個很美麗的地方啊，對不對？」他對哈維善先生說。「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美麗的地方。就是紐約的中央公園，也還比不上哩！」

他們在那條樹蔭大道上，走了這許多時候，還沒有到，這使他稍稍有些奇怪起來了。於是，他就問道：

「從園門到正門，到底有多少路呀？」

「三四哩吧。」老律師回答說。

「一個人住在那裏面，到前門不是太遠了些嗎？」

在他們路上，他不絕地看到一些使他驚奇，使他讚美的新東西。有許多鹿，有的臥



在草地上，有的站在那裏，偏着有美麗的角的頭，彷彿聽到他們的馬車的聲音，稍稍覺得有些驚奇似的。小伯爵一看見這些鹿的時候，他簡直樂得昏迷了。

「這些動物是擺着看的嗎？」他大聲問道，「還是長養在這裏的呢？牠們都是誰的呢？」

「牠們是長養在這裏的。牠們都是你祖父的。」哈維善先生告訴他說。

不一會，他們就望見城堡了。莊嚴，美麗，古老的城堡站在他們眼前，傍晚的斜輝燦爛地照耀於城堡的窗子上。這城堡有砲臺，有雉堞，有高塔；城牆上還長滿許多長春藤。城堡四周的寬廣的空地上，有露臺，有青草地，還有萬紫千紅的花壇。

「這真是我所看見過的最最美麗的地方啊。」小伯爵一面說着，一面高興得臉都發熱了。「這簡直是一個皇宮哩！有一次，我在一本童話書上，看見過皇宮。」

在他的眼前，正門全都打開了，許多僕人分兩排站在兩旁，望着他。他不知道他們為什麼那樣地站着，同時又讚美他們身上穿着的制服。他不知道他們對着他自己，對



着將來要享有這城堡中的一切的小主人致敬——像童話中的皇宮一般的美麗的城堡；廣大的庭園；高大蒼老的古樹；長滿羊齒草和風鈴草，還有兔子在遊戲，花紋斑斑的眼睛很大的鹿睡在綠色的草地上那樣美麗的草原；將來總要歸他所有的了。兩個禮拜以前，他還是坐在霍布士先生店中的馬鈴薯和桃子罐的堆中那高櫬上，垂着兩隻小脚，和霍布士先生談着呢。過了兩個禮拜的現在，他就和這些堂皇富麗的一切發生了密切的關係，他總覺得是不可能的事。在那排僕人的當頭，站着一個身穿黑色的樸素的，然而衣料的質地却很好的綢衣服的老婦人。她的頭髮已灰白了，頭上帶着一個帽子。當他走進這大廳的時候，她站在比其餘的僕人更近他的地方。小伯爵從她的眼色中看出來，知道她要和他說話。哈維善先生，攙着他的手，停了一停，便這樣說道：

「梅倫夫人！這位就是封德羅小伯爵！」

他接着又轉向小伯爵說：「封德羅小伯爵，這位就是梅倫夫人，這裏的女管家！」

薛德立向她伸出手去，他的眼睛閃出光來。



第八圖 敬請祖父福安!和祖父相見,我非常歡喜!



「送白貓給我們的是你嗎？實在感謝得很呢。」他說。

梅倫夫人美麗的年老的臉孔上，也和那門房裏的婦人一般，現出很愉快的顏色來。

「這位封德羅小伯爵很像他尊大人，愛羅爾大尉呢，面貌，態度都很像，無論在什麼地方看見，我都認得出是封德羅小伯爵哩。」她對哈維善先生說，「先生，今天，今天真是個好日子呀！」

薛德立奇怪着，不知道爲什麼今天是個好日子。他好奇地望着梅倫夫人。忽然間，他看見梅倫夫人眼中似乎含滿眼淚，可是她却明顯地並非不快樂。她微笑地望着他。

「那隻白貓生下兩隻很美麗的小貓在這裏呢。我還要把牠們送給小伯爵玩玩哪。」梅倫夫人帶着笑容說。

哈維善先生和梅倫夫人低聲地說了幾句話。

梅倫夫人便回答道：「先生，伯爵現在在書房裏，他吩咐我們，只許讓封德羅小伯



爵一個人進去。」

幾分鐘之後，一個穿制服的身材高大的僕人，把薛德立領到書房門口，開開了門，用莊嚴的語調，大聲地說：

「老爺，小伯爵到了。」



第七圖 老爺小伯爵到了。

他雖然  
是個僕人，他  
也覺得這家  
的承繼者，回  
到自己的領  
土來，領到將  
來把爵位都  
傳給小主人



的老伯爵面前，實在是一件非常的大事。

薛德立跨進門檻，走進書房。那是一間寬大而精緻屋子，裏面陳飾着許多雕刻過的桌椅，層層疊疊的書架，架上擺滿着書；傢具的顏色都很暗，帳幃也都很厚重，鑲着菱形玻璃的窗子，是那樣的深邃；房間的兩端，又似乎相距得很遠，以致斜陽下山以後，這一切東西，都使這間房子生出陰森之氣。薛德立初進去的時候，還以為沒有人在裏面；可是仔細一看，即刻看見熊熊地燃燒着的大火爐旁邊，有一個人坐在一把大的安樂椅上——那人初起沒有轉過頭來望他。

但是，在別一角上，他却引起一個東西的注意。那把大安樂椅旁邊的地板上，一隻狗躺在那裏，一隻黃褐色的馬司帝夫種的猛狗，肢體大得和獅子一般。這隻狗一見小伯爵進去，便莊嚴地慢慢地站起來，用沉重的脚步向小伯爵身旁走去。

這時，那坐在椅子上的人開口了：

「道格爾，回來！」



然而，在封德羅小伯爵的心中，正如沒有不親切的感覺一樣，一點沒有恐懼。他到如今，一直是個很勇敢的孩子。他極其自然地，將手按在那隻很大的狗的項圈上，然後和狗一同走到前面去。道格爾一面走着，一面歛着牠的鼻子。

於是老伯爵抬起頭來了。薛德立看見他是一個身材高大的老年人，蓬鬆的頭髮和眉毛，都已白的了，在那雙銳利的眼睛底下的中間，聳着一個鷹嘴鼻。而老伯爵所看見的薛德立，是一個穿着黑絲絨衣服，花邊的領帶的，風采翩翩的小孩子，他那美麗堂皇的前額，飄拂着可愛的捲髮，正以天真親暱的眼色凝視着他。如果把這城堡比作童話中的皇宮，那末，這位小伯爵不得不說是童話中的王子了。不過，他自己對於這些事情，一點也不知道。但是，老伯爵一看見他的孫子竟是一個這樣強健美麗的小孩子，而且在他將手按在那隻大狗的項圈上，站在那裏的時候，又是那麼毫不躊躇地望着他，老伯爵兇猛的心中，也突然地閃着得意和歡欣的閃光了。而薛德立的對於狗，對於老伯爵，都很自然，一點也不畏縮，一點也不羞澀，更使老人心中快樂。



薛德立和注視那門房裏的婦人和女管家時的神態一樣，向老伯爵凝視，並且走近他的身旁去，說：

「你老人家就是伯爵嗎？我就是你的孫子。哈維善先生帶我來的。我是封德羅小伯爵。」

他說着就伸出手去，因為他以為即使和伯爵相見，握手也是一種當然的禮節。接着他又極其親熱地說：

「敬請祖父福安！和祖父相見，我非常歡喜。」

老伯爵眼中含着好奇的神情，和他握了手。在起初的時候，他簡直不知道該怎樣開口才好。他只是從蓬鬆的眉毛底下，目不轉睛地盯着這畫中人一般的小孩子的姿態，從頭到腳地把他打量了一翻。

「和我相見，你很歡喜嗎？」老伯爵說。

「是的，很歡喜！」薛德立回答道。



第八圖 敬請祖父福安!和祖父相見,我非常歡喜!



他近旁有一把椅子，他就坐下了。那是一把很高的長背椅，當他坐下去的時候，兩隻腳還踏不到地板上。可是，他坐在那裏，却像是很舒服的一般，並且專心地恭敬地望着他嚴峻的祖父。

「我常常想，不知你老人家的樣子到底是怎樣的？我在輪船上的時候，常常躺在舖上想着，你老人家的樣子也許有些像爸爸。」他說。

「我像不像他呢？」老伯爵說。

「呀！」薛德立回答了，「爸爸死的時候，我還很小很小，他的樣子，我已記得不大清楚了。不過，我覺得你老人家不大像他。」

「我想，你失望了吧？」老伯爵探試地問。

「失望！沒有那樣的事。」薛德立很有禮貌地回答道，「自然囉，無論誰都歡喜像他自己的父親的人的啊。然而，一個人的祖父，即使和父親不像，當然他也是很歡喜的。你老人家也總知道一個人對於自己的親族總很愛的哪。」



老伯爵向後挺着，靠在椅背上，睜着眼凝視他。他本來是說不知道怎樣去愛他的親族的。他曾費了他的許多許多高貴的時間，和親族猛烈地爭吵，把他們從家中驅逐出去，用許多惡狠的話咒罵他們，使他們都切骨地恨着他。

「無論那小孩子都愛他的祖父的，」封德羅小伯爵接着說，「尤其是像你這樣待我如此親切的祖父。」

那老伯爵的眼中又閃着一股奇妙的光芒了。

「呃！我待你很親切嗎？」他就問道。

「是的，」封德羅小伯爵快活地回答說，「爲了白里蓋，狄克，和賣蘋果的老婦人的事情，我就非常感激你老人家的啦！」

「白里蓋！狄克！賣蘋果的老婦人！」老伯爵喊了起來。

「是的，」薛德立解釋着說，「你給我的那些錢，我就用在他們身上。你叫哈維善先生給我隨便用的那些錢。」



「哈！」老伯爵突然地說，「那樣的事！我給你隨使用的那些錢？你把那些錢拿去買了些什麼？這件事我到想聽聽。」

他一面繃起眉頭，一面銳利地盯着這孩子。他心裏好奇地想要知道，這孩子把那些錢怎樣揮霍掉的。

「哦！」封德羅小伯爵說，「也許祖父還不知道狄克，賣蘋果的老婦人和白里蓋他們吧。真的，我忘記你住得離開他們很遠很遠了。他們都是我最要好的朋友。而且梅基爾又在害着熱病……」

「梅基爾又是誰？」老伯爵問道。

「梅基爾是白里蓋的丈夫。他們兩夫妻非常困苦。你想，一個人有了十二個小孩子，自己又害着病，不能做工，那是多麼可憐的情狀哪！而且梅基爾又是一個做事很肯認真的人。白里蓋因此常常到我們家裏來哭訴。哈維善先生在我們家裏的那天下午，她又在我們廚房裏哭着，因為他們一家人連吃的東西都差不多一點也沒有，而且房



租也付不出。於是我跑去看看她。後來哈維善先生把我喚去，說你有點錢叫他帶去給我。於是我連忙趕到廚房裏去，把那錢送給白里蓋。這麼一來，他們一家人都好過日子啦。當時白里蓋竟弄得不相信起來哩。這就是我非常感激你老人家的地方哪。」

「唔！」老伯爵以深沉的聲音說道，「這就是你自己願意做的一件事情嗎？還有呢？」

道格爾在薛德立坐下去的時候，就蹲在高椅的旁邊。這時，這隻大狗蹲在那裏，屢次回過頭去，凝視薛德立，彷彿牠對於他們的談話感着興趣似的。道格爾是一隻很嚴厲的狗，似乎很覺得他的責任很重大，對於無論什麼事都不能隨便的。老伯爵很知道這隻狗的性情，暗地裏懷着一種興味望着這隻狗。道格爾的脾氣本來是不肯輕易和人親近的，現在老伯爵却見牠那麼安靜地躺着，儘讓這孩子用手去撫摩着，他心中覺得有些詫異了。正在這時候，這隻大狗又向封德羅小伯爵端詳了一下，然後將牠那巨大的，獅子般的頭，從容不迫地擱在那小孩的黑絲絨衣服蓋着的膝上。



薛德立一面仍用他小小的手撫摩着他的新朋友，一面回答老伯爵的話：

「那末，再說狄克吧。你一定歡喜狄克的，因為他是那樣的規矩啊。」

這一句是美國話，老伯爵聽了不懂。

「規矩！那是什麼意義？」他就問。

封德羅小伯爵停了停，想了一下，他也不能確定那是什麼意義。因為狄克常常歡喜用這兩個字，他就以為大概是說很有信用的意義。

「我是說狄克是一個不會欺騙任何人，不會去打比他年紀小的小孩子的人。而且他替人家擦鞋擦得很好，盡他的本領把鞋子總擦得很亮的。他是一個擦鞋匠哪！」

封德羅小伯爵這樣說。

「那末，他也是你的朋友嗎？」老伯爵問。

「他是我的老朋友，」薛德立回答說，「雖則不及霍布士先生那麼老，可也已經很老的了。我這次到英國來，船就要開的時候，他還趕來送我一樣臨別的紀念品哩。」



他一面說着，一面將手伸入口袋中，拿出一塊好好地摺着的紅色的東西，很得意地將牠打開。正是那條有紫色的馬蹄和馬頭的紅手帕。

「他送我這塊手帕，」封德羅小伯爵接着說，「我無論什麼時候都把牠帶在身邊或者圍在頸上，或者放在口袋裏的。我給了他錢，把傑克的股子買回來，又買了新的鞋刷，獨自一個人做生意了。他就把第一天賺下來的錢，買了這條手帕送給我。這是一個紀念品哩。還有，我送霍布士先生一隻錶，在錶的盒子裏，我還寫一句紀念的詩。那句詩是：『願君見錶時，請君憶故人。』所以，我見手帕時，便常常想着狄克了。」

這時多林可特的老伯爵心中的情緒，真是難以形容的了。他閱世很深，並不是一個輕易大驚小怪的老貴族，然而薛德立的話中，他覺得有種新奇的東西，使他起了一種莫明其妙的情緒，差不多連氣都轉不過來了。他從來沒有留心過小孩子的事情。他生平只知專心打算自己的快樂，從來沒有時間去顧及他們過。就是他自己的兒子們，在他們年紀還很小的時候，他也並不感到趣味——雖然有時還記得，以前也會覺得



薛德立的父親是一個美麗強健的孩子。他太自私自利的了，竟致看見別人的不自私，都不會感到快樂的。他從來不知道，一個小孩子親切的心，是多麼溫柔，多麼忠實，多麼可愛；他也從不知道，小孩子們的單純而仁慈的真情，是多麼天真，多麼自然。在他看來，一個小孩子，如果不加以嚴厲的管束，一定是自私，貪婪，橫蠻，最討厭的小畜生。他自己的兩個大兒子就常常要和他們的老師為難，使他受了多少氣，受了多少煩惱。而第三個小兒子呢，他不大聽到什麼壞的批評，他以為他是幼子，在家庭中毫不重要的緣故。他絕對沒有想到要去愛他自己的孫子；他的去把薛德立接回英國來，完全是出於他的自尊心所迫。如果這個小孩將來要承繼他的爵位，他就不願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傢伙來承繼他的家業，使他高貴的門第，成為笑柄。他一直深信着，那小孩子因為在美國養大的緣故，一定是個粗俗的鄉下人。他對於這個小孩子，絕無情愛，他唯一的希望，只要他有相當的外貌，和相當的聰明而已。他對於他的兩個大兒子，既非常失望，而他的小兒子，愛羅爾大尉，又和一個美國婦人結婚，使他氣得要死，他從來沒有想到過，他



們的婚姻會有什麼好結果。所以當那僕人通報說封德羅小伯爵到了的時候，他很怕這小孩子有着他所顧慮到的那些缺點，差不多不敢回頭去看他了。因為有了這種感情在心上，他就吩咐出來，只許薛德立一個人獨自進去見他。他的自尊心，不願別人在他失望的時候，看見他失望的樣子。於是，當那小孩子將手攔在那隻大狗的項圈上，毫不畏懼地，安閒文雅地走近來的時候，老伯爵頑固，蒼老的心在胸中不住地跳了起來。就是在老伯爵希望得最高的時候，他也沒有希望他的孫子竟會像這個樣子的。他連和他見面都覺得討厭的小孩子，又是他所極其憎惡的女人生的小孩子，竟然是一個那樣美貌，那樣勇敢，那樣溫文優雅的小孩，他真有些不大相信了。爲了這個很大的驚奇，老伯爵的嚴峻的鎮靜的態度，也不覺爲之大大地搖動。

於是，他們繼續談着話。他只是愈覺驚奇，愈覺錯愕罷了。第一，他平時常常看見別的人在他面前，都帶着幾分畏懼和窘迫的，他以爲他的孫子見了他，也總不免有些畏怯和羞澀。然而薛德立對於老伯爵，毫不畏縮，正如他不怕那隻大狗一樣。不過，他並不



是魯莽；他只是天真，親切而已；他也沒有意識到要畏怯和懼怕的什麼理由。這小孩子把老伯爵當作一個朋友看，對他一點疑懼都沒有。這樣的情形，老伯爵也已看出來了。這小孩子坐在他那把高大的椅子上，親切地談着話的情形，已明顯地表示出他只覺得這位高大嚴峻的老人對他很慈愛，並且很歡喜和他見面的了。而且他又明顯地在用着他天真爛漫的神情，想要使他祖父高興，愉快。老伯爵雖然怪癖，頑固，庸俗，可是對於這小孩子的親信的態度，却也不自禁地暗中感到一種新奇的歡悅了。總之，會見對他不疑懼，不畏縮而又不去找他性格的壞處的人，或者會見一個以純潔的信任的眼色向他注視的人——縱使他只是一個穿黑絨外套的小孩子——也總不致於感到什麼不快吧。

於是，老伯爵便仰後靠在椅子背上，讓這位小朋友隨意地談下去，談着他的故事，他自己仍以先前那種好奇的眼色凝望着他。封德羅小伯爵很高興地回答他祖父所問的話，從容自在用地用他可愛快樂的語調談着。他把狄克和傑克兩人間的糾紛，賣蘋



果的老婦人的困苦，以及霍布士先生的一切，都告訴他祖父。他又說到獨立紀念日的有幻燈，有提燈會，有花炮的盛況，他又講起七月四日的革命。在他正說得非常熱烈的時候，突然間他停住了。

「怎麼啦？怎麼不說下去呢？」他的祖父問他。

封德羅小伯爵在他的椅子上不安地動了動。老伯爵一看，明明知道他突然地想起一件什麼事，覺得窘迫了。

「我剛才想到，你老人家也許不歡喜我講這一類的事情吧。也許你這裏會有人參加過那次獨立戰事吧。我忘記你是英國人了。」薛德立回答說。

「不要緊，你儘管說下去吧，」老伯爵說，「我這裏沒有人去參加過那次戰事。不過，你也忘記了你自己也是一個英國人了。」

「哦！不是的。」薛德立很迅速地回答說，「我是美國人哪！」

「你是英國人，你的父親是英國人呢！」老伯爵嚴肅地說。



老伯爵說這句話，不過是稍稍開點頑笑的，可是這句話於薛德立却是不好頑的了。這小孩子從來沒有想到這種關係上去過，他聽到這句話，覺得連頭髮都一根根發熱起來了。

「我生在美國的呀，一個人生在美國了，當然是美國人呀。我說了這話來反對你老人家，實在很冒犯，還請祖父寬宥。」他很客氣，很小心，但很認真地說着，「霍布士先生告訴我說，如果英美兩國間再發生了戰事，我仍得算……美國人的。」

老伯爵嚴肅地微微一笑——很短促，很嚴肅，然而還是笑。

「你要那樣嗎？」他說道。

他雖然憎恨美國和美國人，但是看了這位小小的愛國者這麼認真，這麼熱心，却覺得很有趣味。他想，他做美國人的時候，這樣愛國，那末，將來長大成人之後，他做了英國人，也一定很愛國的。

在僕人進來通報晚餐已經預備好了之前，他們已沒有什麼時間再去談獨立革



命的事啦——其實是薛德立留心着不去再談這事情了。

薛德立離開了他坐的椅子，走到他的祖父面前，向他那隻發痛腳注視着，溫和地說道：

「我來攙你一下好嗎？你扶着我走吧。有一次霍布士先生給馬鈴薯的桶子輾傷了腳，他也常常扶着我走呢。」

那個來通報晚餐已好的高大的僕人幾乎就要笑起來，將他的名聲和地位都要失去了。他是一個老在貴族府邸中做事的高貴的僕人，他從來沒有在貴人面前失笑過；他自己當然知道，無論在什麼情形之下，假使讓自己隨便做出像微笑那樣不小心的事情的時候，那末，他自己就成爲最不體面的下賤的僕人了。但是他却有一個千鈞一髮的避免這微笑的機會，那便是盯着眼睛，凝視老伯爵頭上的那張很醜的畫，這樣他才忍住不笑。

老伯爵向他這位英氣勃勃的孩子，從頭至腳地望了一下，粗暴地問道：



「你可攙得動我嗎？」

「我想攙得動的吧。」薛德立回答說：「我很強壯，我已有七歲了呢！你用一隻手支着拐杖，一隻手扶着我走得了。狄克說，在七歲的孩子中，我的筋力要算很好的啦。」

他捏起拳頭，伸到肩膀上面，這麼一來，可以使老伯爵看到狄克曾經稱許過的筋力；他的臉色非常莊重和熱烈，竟使那僕人又不得不狠命地向那張醜畫盯視着了。

「那末，你來試試看吧。」老伯爵說。

薛德立把他的拐杖遞過去，便動手扶他起來。平日，這件事情是那僕人做的。如果那天伯爵的脚痛得厲害的話，那僕人便得受着猛烈地咒罵的。本來，老伯爵並不是個怎樣客氣的人，所以他的那些身材魁梧的侍者們，身上雖則穿着華麗的制服，而心中却都是戰戰兢兢在怕着的。

但是，這天晚上，老伯爵的脚雖然比平日痛得更厲害，他却沒有咒罵。他想要試一試這小孩子。他慢慢地站起來，把他一隻手扶在薛德立很有勇氣地挺着在等他的肩



膀上。薛德立便很謹慎地向前走了一步，同時注視着他祖父發痛的脚。

「儘管扶着我吧，」他很歡愉地鼓着勇氣說，「我慢慢地走好了。」

倘在平日僕人來攙着他走的時候，老伯爵把身體大半的重量倚在僕人肩上，倚在拐杖上的重量是很少的。因為他要試一試封德羅小伯爵，這一次也就重重地倚在他身上去，使封德羅小伯爵感到非常的重。那真是非常地重的，只是走了幾步，那小孩子的臉龐就發熱了，心臟也劇烈地跳動起來。可是，他一想起他自己的筋力和狄克的讚許，便拼命地鼓起勇氣來。

「不要怕，儘管扶着我吧。」他喘着氣說，「我是不要緊的，只要……只要路不怎樣遠。」

實在呢，從書房到餐室並沒有多少路，不過，在封德羅小伯爵還沒有把他的祖父攙到食桌前的椅子旁邊的時候，他却覺得很遠哩。那隻攔在他肩膀上的手，好像一步重似一步的，所以他的臉龐也愈紅愈熱，呼吸也愈來愈急促了。但是他却毫不想到中



途停止的念頭。他鼓着筋力，昂起了頭，一面蹣跚地走着，一面却還在安慰他的祖父。他問道：

「你站着的時候，腳很痛嗎？你可曾用熱水和芥子湯浸過嗎？霍布士先生腳痛時，常常用熱水浸的呢！我聽他們說，亞尼加那東西到是很好的哩。」

那隻大狗在他們旁邊傲然地踏着步，那高大的僕人跟在他們的後面。在他看見這小孩子用盡全身的力氣，很高興地肩着很重的祖父走去的時候，他的臉上有好幾次，露出奇妙的神色來。老伯爵斜過頭去，向那張通紅的小臉龐睨視了一眼的時候，他臉上也浮出奇妙的樣子。

他們走進餐室的當兒，薛德立一看，那是一間很寬廣，很華麗的房間。那個站在桌前面的大椅子背後的僕人，一見他們進去，便目不轉瞬地向他們望着。

他們終於走到那把大椅子旁邊。老伯爵的手從薛德立肩膀上拿下來，安然地坐在那把大椅子上了。



薛德立將狄克送給他的那塊手帕拿出來，在前額上揩了揩汗。

「今天晚上天氣很暖呢，是不是？」他說，「你要用火爐，也許是因為你腳痛的緣故吧。不過，我覺得稍稍有些暖熱。」

他對於他祖父的感情，體諒得那樣周到，竟致不願去說他祖父周圍的一切東西，有些是不必要的話。

「那是你很費了點力氣過的緣故吧。」老伯爵說。

「啊，沒有，」封德羅小伯爵回答說，「那算不得什麼費大力氣，只是我稍稍覺得暖熱了些。在夏天，誰都要覺得暖熱的哩。」

他用那塊華麗的紅手帕，用力地揩了揩他被汗溼透的捲髮。他的坐位，在食桌別一邊，他祖父的對面。那椅子是一把很大的有靠手的給大人坐的椅子。實在呢，他進大門以後所看見的一切都很大很大，那些寬廣的房間，高大的天花板，重大的傢具，魁梧的僕人，龐大的狗，還有老伯爵自己，都是很大很大的，他處在這些很大的東西中，感到



自己很渺小。但是，這並不使他覺得難過，因為他從來沒有把自己看得多麼重要，多麼偉大過，並且他還很高興把這些壓迫他的周圍的東西，和他自己調和起來哩。

也許他從來沒有像今晚坐在食桌那面的大椅子上，顯得那樣渺小過。老伯爵雖然一向過着孤寂的生活，可是他過得非常奢侈。他是一個好食者，每餐都非正式的筵席不可。薛德立坐在對面，凝視着他；只是那些眼前擺滿着的金盤銀碟，燦爛光華地閃着光，使這小孩子的沒有看慣的眼睛，爲之暈眩。壯麗堂皇的膳廳，魁梧奇偉的穿制服的僕役，眩耀的燈光，奪目的銀餐具和玻璃杯碟，坐在食桌這一端的嚴峻的老伯爵，配着坐在食桌那一端的那麼小的一個小孩，——這樣的一幅情景，無論誰看見了，怕都要禁不住笑起來吧。

飲食這件事情，在伯爵原是很重要的——如果他心中不高興，或者食慾不大好的時候，那廚子就更麻煩了。然而，今天晚上，他的胃口比平日要好些，這大概是因為他在食物的滋味以外，還想着別的事情吧。他所想的事，正是他的孫子。他坐在對面，老是



望着他。他自己話並不說得怎樣多，只是引着那孩子說話而已。他從來沒有想到過，聽着小孩子說話會發生什麼樂趣的。但是這一次，封德羅小伯爵一到他跟前，就把他弄得莫明其妙，感到愉快了。他一心在想着，爲要試驗那小孩子的勇氣和忍耐力到底有怎樣的程度，故意把自己的體重，壓在那小孩子肩膀上的事情。他發見他的孫子臨事不畏縮，自己承受下來的事，絕對沒有起過中途卸責的念頭，這又使老伯爵覺得很高興的。

「祖父，你不是時時戴着伯爵的冠冕的嗎？」封德羅小伯爵很恭敬地問。

「不，」老伯爵嚴肅地笑了一笑，回答說，「那於我不大合式！」

「霍布士先生說你時時戴着的呢。不過，他想了一下之後，又說你帶帽子的時候，會把冠冕取下來。」

「是的，我不戴牠的時候常常有的。」老伯爵說。

這時，有一個僕人急忙轉過頭去，用手掩着嘴，奇妙地咳了嗽一聲。



薛德立吃完了飯，把身體仰後一靠，靠在椅子靠背上，向餐室的四周巡視了一下，接着就說：

「你一定很誇耀你這房子吧。這是一座多麼美麗的房子哪！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美麗的東西呢。不過，我只有七歲，我看見過的東西，當然很少。」

「你覺得我一定很誇耀這座房子嗎？你覺得這樣？」老伯爵說。

「我想，有了這樣美麗的房子，無論誰都要很誇耀牠呢。」封德羅小伯爵回答說，「假使這座房子是我的話，我一定要很誇耀牠的。房子周圍的一切東西都很美麗哩！庭園哪，樹木哪，牠們都多麼美麗哪！那些樹葉沙沙作響，又多麼好哪！」

說到這裏，他暫時沉默了一下，若有所思地望着食桌的對面。

「這麼大的一座房子，只住兩個人，不是太大了一些嗎？」薛德立說。

「兩個人住是太大了一點的。你可覺得太大了嗎？」老伯爵說。

薛德立稍稍躊躇一下，然後說道：



「我不是這麼想，假使兩個人住在這房子裏面，而不是很好的同伴，他們會常時感到寂寞了。」

「你覺得我會是一個好同伴嗎？」老伯爵問。

「是的，」薛德立回答說，「我覺得你一定會的。霍布士先生和我，是很好的朋友！除了『親愛的』以外，他就是我最好的朋友了。」

「『親愛的』是誰？」老伯爵突然皺了皺他茸茸的眉頭，這樣地問。

「她是我的媽媽。」封德羅小伯爵以一種低微的靜靜的聲音說。

他似乎有些疲倦了，因為平日他就寢的時候已到了。也許經過最近這幾天的興奮之後，自然要感到疲倦。也許疲倦的感覺使他一想到今天晚上，已不是睡在家中，被他最親愛的『摯友』以慈愛的眼光看護着，於是感到一種漠然的孤寂。這小孩子和他的年青的母親，一向來是最親愛的『摯友』啊！他不自禁地想起她來，而且愈是想着她，便愈不高興說話。在晚飯吃完的時候，老伯爵也看見他的小臉龐上，浮出一種疲



勞寂寞的影子。但是，薛德立却很堅毅地忍耐着。後來他們回到書房裏去，老伯爵雖然有那個魁梧的僕人在旁邊陪着，但依舊把一隻手，扶在他孫子的肩膀上。不過，不像前一次倚得那麼重了。

那僕人出去以後，薛德立就坐在火爐前面的地毯上，傍着道格爾那隻狗。他摸着狗的耳朵，望着爐火，沉默了幾分鐘。

老伯爵凝視着他。那小孩子的眼色，露出一種深思的樣子。並且有一二次他還輕微地嘆氣。老伯爵靜靜地坐着，將眼睛盯着他的孫子。

「封德羅，」最後老伯爵說了，「你在想着什麼？」

封德羅小伯爵竭力裝出堂皇的樣子，帶着微笑，回答說：

「我在想着『親愛的』呢。我還想——還是站起來在房間裏走走好一些吧。」

他一面說着，一面站了起來，雙手插在衣袋裏，開始在房中來回地踱起來了。他的眼睛發着很亮的光，嘴唇緊緊地閉着，但是他昂起他的頭，堅毅地踱着。道格爾慵懶地



動了一動，向他望着，後來也站起來了。牠走到那小孩子身旁，不安地跟着他走。封德羅小伯爵從衣袋裏拿出一隻手來，擱在狗的頭上，說道：

「牠是一隻很好的狗哩。牠是我的朋友，牠知道我的心情哪。」

「你現在的心情怎樣啦？」老伯爵問道。

老伯爵看見這小孩子在和初次的離家的鄉愁掙扎着的苦悶的樣子，心裏覺得很不安。但是看着他拼命地忍住這苦悶的樣子，他又覺得怪有趣的了。他很歡喜這小孩子有勇氣。

「到這裏來！」老伯爵說。

封德羅小伯爵便走過去。

「我以前從來沒有遠離過我自己的家的，」這小孩子說，他棕色的眼睛中含着一種不安的神色，「一個人不住在自己的家裏，而到別人的城堡中來過夜，無論誰都要感到一種不慣的感覺吧。不過，『親愛的』離我並不很遠。她教我記着這件事——」



而且我現在已有七歲了呢——我好看着這張她給我的相片。」

他把手伸進衣袋裏去，拿出一個小小的紫羅蘭色的絲絨盒子來。他說道：

「就是這個，你看，把彈簧一掀，牠就會打開的。她就在這裏面哪！」

他走近老伯爵的椅旁，像小孩子們時常那樣地靠着一般，他坦然地靠在那椅子的靠手上，於是又靠着他祖父的手腕，將那小盒子送上前去。

「看哪！媽媽的照片呢。」他一面說着，一面把盒子打開，臉上帶着微笑，望着他祖父。

老伯爵皺一皺眉頭；他原不要看這張照片的，但是他竟不自禁地看了。他在那盒子裏，看到那麼嬌媚的年青的臉——這樣的一張臉，極其像站在他身旁的小孩子的臉。這簡直使他吃驚的了。

「我看，你想你是很歡喜你媽媽的吧？」老伯爵說道。

「是的，」封德羅小伯爵回答說，語調很溫和，又有點直率。「我想是如此的。我覺



得這樣是對的。你看，霍布士先生是我的朋友，還有狄克，還有白里蓋，還有瑪利，還有梅基爾，他們也都是我的朋友。不過「親愛的」——唔，她是我最好的「摯友」，我們兩人時常互訴着一切心事的。爸爸留下她來教我孝養她；我將來長大成人之後，就要去做工，賺錢奉侍她的。」

「你想做些什麼呢？」老伯爵問道。

薛德立溜了下去，坐在爐邊的地毯上，手中仍舊拿着那相片。他似乎鄭重地想了想，然後再回答說：

「我以前想去和霍布士先生做生意，但是，我却想做大總統！」

「那末，還是讓我們把你送入貴族院去吧！」他祖父說。

「好的，」封德羅小伯爵說，「假使我不能做大總統，那也好的，只要那是一件好事情。至於開雜貨店呢，有些時候到底沉悶的。」

他說完了這句話以後，便沉默地坐在那裏，向爐中的火光凝視着，好一會沒有作



聲。這也許是他在心中權衡着這件事情的輕重吧。

老伯爵也沒有再說話了。他向後靠在椅子靠背上，注視他的孫子。在這位老年的貴族心中，浮現出許多許多新奇的思想。道格爾把四肢伸直，將頭伏在牠的巨大的脚上睡去了。於是室內便來了一個長時間的沉靜。

大約半小時之後，哈維善先生被人引了進來。當他走進來的時候，這間廣大的書房非常的沉靜。老伯爵仍是仰靠着他的椅子的靠背上。哈維善先生走近前去的時候，他動了一下，舉起手來，做出一種警告的手勢——這手勢像是無意中做出來的，彷彿是一種不知不覺的舉動。道格爾仍在睡着。在這沉睡着的大狗近旁，封德羅小伯爵，用手枕着捲髮的頭，也睡去了。



## 六 伯爵和孫子

第二天早上，封德羅小伯爵醒來的時候——他昨晚被人抱到床上去的當兒，並沒有醒來過——最初聽到的，便是火爐中的柴燃燒着的聲音，和喃喃的談話聲。

「你得留心！道生，關於這件事情，一個字都不可提起。他絕不知道，她爲什麼會和他隔斷。這個原因，是對他秘密着的。」封德羅小伯爵聽見有一個人這樣說。

他又聽到另外一個人的聲音說道：「如果伯爵曾有過這樣的吩咐，那末就不說好了。不過，在我們自己兩人間，說一句冒昧的話，不要緊吧？我覺得一定要使得那麼年青美貌而又很可憐的寡婦，勉強地和她自己的兒子隔離，實在是一件很不近人情的殘忍的事啊，並且那小孩子又是一個很漂亮很可愛的貴公子呢。」詹姆士和湯麥斯昨天晚上，在僕役室裏，他們兩個人都說，他們從來沒有看見過——就是其餘的穿制服的僕人們也都沒有看見過——像這位小伯爵那樣天真，文雅，有趣的人。他坐在那裏



和老伯爵一同喫飯的時候，就像是坐在一個性情和天使那樣溫柔的最要好的朋友身旁似的。其實，他身邊的那個人——請你不要生氣——那裏是這種人呢，只是一個誰都知道的，極其頑固，橫暴的老頭子罷了。至於這位小伯爵的樣子，真是當老伯爵把我和詹姆士喚到書房裏去，吩咐我們把小伯爵抱到樓上房裏去的時候，詹姆士把他抱在手中，他那天真的小臉龐上，泛着玫瑰色的微紅；小小的頭靠在詹姆士肩膀上，金絲的捲髮閃光地向下垂着。那樣美麗可愛的樣子，真的再也找不到了。據我看來，就是老伯爵也不見得不注意他呢。他還吩咐詹姆士說，「留心，不要把他攪醒！」

薛德立在枕上動了一下，反了一個身，睜開他的眼睛。

房間裏有兩個婦人。窗口掛着花一般的洋紗窗帷，房中的一切都是光明愉快。火爐中火在燃燒；朝陽的光線從牽着長春藤的窗口透進來。那兩個女人都向他走來了。他一看，這兩個婦人中，有一個就是女管家梅倫夫人，而另外的那個是一位面貌極其和藹而快樂，樣子也很愉快的中年婦人。



「早安！小伯爵！昨晚睡得好嗎？」梅倫夫人問道。

小伯爵擦了擦眼睛，微微地一笑，說道：

「早安！我不知道我睡在這裏呢。」

「是的，你睡着的時候，把你抱上樓來的。」女管家這樣說，「這裏就是你的臥室。她叫道，是來侍候你的。」

封德羅小伯爵在床上坐將起來，他好像他伸手出去和老伯爵握手時那樣，對道：「生伸出手去，一面還說：

「你好嗎？道媽。你來侍候我嗎？多謝得很哩！」

「小伯爵，你就叫她道生好了，」女管家微笑着說，「人家都是這樣叫她呢。」

「叫道生小姐呢？還是叫道生夫人？」小伯爵問道。

「單就叫道生好了，小伯爵，」道生自己回答說，同時臉上佈滿歡愉的笑容，「也不要叫小姐，也不要叫夫人。多謝你的美意哪！你現在要起來嗎？讓道生來給你穿衣服。」



吧！穿好衣服，就到起坐間裏去喫早餐吧！」

「謝謝你，好幾年前，我就學會穿衣服了。『親愛的』教我的。『親愛的』就是我的媽媽。我們在美國時，我家裏只有瑪利一個用人，她要做全部的生活——洗衣服哪，以及別的一切事情。當然囉，她事情那麼多，我們也不能過於煩勞她啦。我還會替自己洗浴，並且還洗得很好呢，如果你高興，只要在我洗好以後，來找找看有沒有洗得不乾淨的地方！」封德羅小伯爵這樣回答說。

道生和那女管家互相地看了一眼。

「你有什麼事叫道生做，她都會給你做的。」梅倫夫人說。

「那不消說的，我都會來做的。」道生以她和藹愉快的聲音說道：「不過，如果他高興，就讓他自己穿，我站在旁邊，要是他要我幫忙，我再去幫他好了。」

「謝謝你，」封德羅小伯爵回答說，「祇有扭紐子的時候，有幾次覺得麻煩一點，所以我還得請別人幫助我。」



他以為道生是一個非常親切的婦人。在他還沒有洗好浴，穿好衣服的時候，他和道生便已成為要好的朋友了，並且他還知道了，關於她的許多事情。他知道她的丈夫，是一個兵，打仗打死了。她的兒子是一個水手，正遠遠的航海出去了。她的兒子看見過海盜，喫人的野人，中國人和土耳其人；他還帶了些稀奇的貝殼和珊瑚等等回家來。這些稀奇的東西，道生藏在箱子裏，如果小伯爵要看，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拿出來給他看的。他覺得這一切都非常有趣。他又知道她向來是以照管小孩子為職業的。她這一次恰纔從另外的一個英國的官家出來，她在那官家照管着一位很美麗的小姑娘，她的名字叫桂尼斯小姐。」

道生還說：「這小姑娘還是伯爵的親戚呢。幾時你也許可以看見她的。」

「可以看見她嗎？」封德羅小伯爵說，「那我高興極了。我從來沒有和小姑娘們做過朋友，但是我很歡喜看她們哩！」

當他走進隔壁房間裏去喫早餐的時候，他又看見，那也是一間很寬大的房間，並



且這間隔壁還有另外一間，道生告訴他說也是他的。於是他又深深地感到自己的渺小了，因此他坐在滿擺着精美的早餐的食桌前面的時候，就把自己感到渺小的心事向道生訴說出來。

「我是一個很小很小的小孩子。」他思慮得很深似地說，「住在這麼大的一個城堡裏，又有着這許多許多的很大的房間，我自己實在太小了——你說是不是？」

「哦！那裏的話！」道生說，「在起初，你當然要感到希奇一點；不過，不久，你就會住慣的。一經住慣了，你就會歡喜這一切呢。你看，這裏不是一個很美麗的地方嗎？」

「真的，這裏確是一個很美麗的地方。」封德羅小伯爵說着，微微地嘆了一口氣，「不過，要是我和『親愛的』住在一起，不致於思念她如此厲害，那我就更歡喜這裏了。以前每天早上，我總是和她一同喫早餐的，我還替她放些糖或奶油到她茶裏去，又把烘過的麵包遞給她。當然囉，這是很親密的。」

「哦！是的。」道生安慰他似地說，「你知道你每天都可以去看她的呀。你再看見



她時，不知道有多少話要告訴她啦！小伯爵，且等一下，你可以到那邊去散散步，看看東西——狗哪，馬房裏的許多馬哪。其中有一匹馬，我知道，你一定歡喜的——」

「有馬嗎？」封德羅小伯爵喊起來了，「我很歡喜馬哩！我非常歡喜驢姆的。驢姆是替霍布士先生拉貨車的馬。牠如果在不發脾氣的時候，是一匹很漂亮的馬啊。」

「好的，」道生說，「等一下，你到馬房裏去看看，看看那匹馬怎樣。呀！真的，你連隔壁房間都沒有去看過呢。」

「那房間裏有什麼呀？」封德羅小伯爵說。

「且等一下吧，你先把早餐喫好了，再去看看吧。」道生說。

這樣一句話使他自然地起了好奇心，於是就專心地去喫早餐了。在他想來，隔壁房間裏，一定有着大大可以看一回的東西的，因為道生說着那句話時，現出像煞有介事的神秘的樣子。

幾分鐘後，他從椅上溜下來，對道生說：



「現在，我喫好了！我可以去看了嗎？」

道生點了點頭，在前面引導他。她的樣子比以前更來得神秘，更顯得要緊，薛德立也更覺得有趣了。

道生走去把門打開，小伯爵站在門檻上，驚奇地望着四周的東西。他也不說什麼；只把兩手插在口袋裏，站在那裏，目不轉睛地望着，他的前額都發紅了。

因爲在那一刻，他是那麼驚奇，那麼興奮，竟致他的臉都通紅了。見了這樣的場面，普通的小孩子誰都要驚奇的呀。

和其他的那些房間一樣，這間房間也很大，而且封德羅小伯爵看去，覺得比其餘的房間，更來得美麗些，只是樣子不同一點。房間裏的桌椅等，不像他在樓下房間中看見過的那些一樣厚重，古式；窗帷，地毯和牆壁都比樓下那些房間要來得更光華燦爛。書架上擺滿着書，桌子上有許多許多玩具，牠們都是些玲瓏可愛的東西哪！這些東西，和他在紐約玩具店的玻璃窗外看見，使他又驚奇又高興的那些玩具一樣。



「這好像是一間小孩子的房間哩！」最後，他稍稍忍着氣息，說出了這一句。「這些東西是誰的呀？」

「你走去看看吧！」道生說，「都是你的啊！」

「我的！」他大聲地叫道，「我的爲什麼都是我的呢？誰給我的呀？」他一面叫着，一面就跳躍着跑進去了。他幾乎有些不能相信是真的了。「那是祖父了！」他的眼睛像星一般地閃着光，說道，「我知道，那一定是祖父了！」

「是的，是老伯爵，」道生說，「只要你是一個很好的小紳士，不要把東西弄壞了，每天都是快快樂樂地玩着，那末，你想要什麼東西，老伯爵都會買給你的。」

在封德羅小伯爵，這原是一個非常興奮的早晨。他有許多許多東西要細細詢問的，又有許多許多東西要去試驗一下的。每一樣東西，都新奇得使他心醉神迷，竟致他簡直不能把這一樣丟開去看第二樣。他一聽到這一切東西只是爲他一個人預備着的，在他還沒有在紐約動身的時候，便有人從倫敦跑來，佈置他住的房間，準備着大概



能夠使他發生趣味的書冊和玩具等等，這又使他覺得很奇怪了。

「你可知道誰有一個這麼親切的祖父嗎？」他對道生說。

道生聽了這一句話，她的臉上暫時露出惶惑的神色來了。她雖然到伯爵府邸來沒有多少日子，但是在這不多的幾天中，僕人室裏的隨意談論這位老伯爵的怪脾氣的話，她已經聽得很夠了。

「在我多乖的命運中，所遇到的許多作惡，野蠻，暴躁的主子裏，他要算是一個最橫暴無理的壞人了。」那個身材最高大的僕人時常這樣說。

這個特別的僕人，就是湯麥斯。當他們正在討論着這些佈置的時候，他把老伯爵和哈維善先生說的話，傳到樓下去，說給他的夥伴們聽。

老伯爵這樣說過：「一切都可隨他的意，在他的房間裏，給他放滿了玩具吧。凡可以使他歡喜的東西，都可以買給他。那麼一來，他就會把他母親即刻忘記的了。只要使他高興，讓他心中充滿着別的種種東西，那末我們就沒有什麼大困難啦。小孩子的脾



氣都是這樣的。」

大概就是因爲他心中存着這個美滿的見解的緣故吧，昨天晚上他和薛德立會見之後，發見了這個特殊的小孩子的脾氣，和他所設想的那種，並不完全相同，所以他就很不高興。老伯爵一夜未曾好好地睡覺過，早上起來，獨自在自己房裏坐了半日。但是到了正午，他喫過中飯之後，他便派人去叫他的孫子了。

封德羅小伯爵即刻應命而至。他跳躍着地走下那寬大的樓梯。老伯爵在房裏，聽到他跑過了大廳，隨即推開門，走了進來。他的臉龐泛着微笑，他的眼睛放着閃光。

「我在等着你去叫我呢。」他說道，「我早就預備着要來了。你給我那麼許多好東西，我得怎樣地感謝你啊！真的，我得怎樣地感謝你啊！那些東西，我玩了一早晨啦。」

「啊！那些東西你還歡喜嗎？」老伯爵說。

「我歡喜得很呢——唔，我說不出我歡喜得怎樣啦！」封德羅小伯爵說着，他的臉上泛滿歡愉的紅光。「那裏有一種像野球球那樣的玩具，你只要用黑白的木牌，在一



個木盤上就可玩的，一面有一條五金線，在這線上可用籌碼計算點數。我把這遊戲教道生玩一下。不過我初次教她的時候，她却不大懂——咳，她是一個女人，沒有打過野球的啊，而且我又教得不大好。但是，祖父，你老人家總很知道吧？是不是？」

「我恐怕我也不知道呢。」老伯爵回答說，「那是一種美國遊戲，是不是有點像棒球？」

「我沒有看見過棒球呢。」封德羅說道，「但是霍布士先生帶我去看過幾次野球。那真是一種很出色的遊戲。就是你看了也要很興奮的。你可要我把那玩具拿來，玩給你看看嗎？這也許能夠使你高興，使你把脚痛也忘掉。今天早上你的脚痛得厲害嗎？」

「唔！痛得很！」這是老伯爵的回答。

「那末，也許不能使你忘掉牠了。」那小孩子擔心地說，「我把這遊戲告訴你，反使你覺煩厭起來嗎？你想會使你高興呢，還是會使你煩厭？」



「你去拿來試試看吧！」老伯爵說。

他得了一個小朋友，說要教他一些遊戲——這實在是一種新奇的娛樂啊！而這種娛樂的新奇之感使得老伯爵很覺高興了。所以當封德羅捧著那玩具的盒子，臉上露着興緻勃勃的神色，回到房裏來的時候，老伯爵的唇邊已隱隱地泛出笑容來。

「我把那張小桌子搬到你椅子前面來好嗎？」封德羅問道。

「掀一掀鈴，叫湯麥斯來吧！」老伯爵說，「他會替你搬的。」

「我自己會搬呢，」封德羅回答說，「那桌子並不很重哪。」

「那很好。」他祖父回答說。在那小孩子熱心地準備的時候，他望着他，那隱隱的微笑在他年老的臉上漸漸浮現出來了。而薛德立呢，完全沉醉於這些玩具上。他把那張小桌子向前拖來，擺在他祖父的椅子旁邊，又從盒子裏拿出玩具，擺在桌子上面。

「只要你玩牠一下，便知道這個遊戲非常有趣的了。」封德羅小伯爵說，「你看，黑牌子算是你的一邊的，白牌子算我這一邊的。牠們都當做球員。在球場裏跑了一圈，



便得到一點——這些都是界外——這裏是第一壘，這裏是第二壘，這裏是第三壘，也就是本壘。」

他很有生氣地細細地解釋起來。他做着實際比賽中的擲球的，接球的和打球的選手們的種種姿勢，又表演着一種險球的樣子，這是他有一次和霍布士先生在野球比賽會裏所看到的。他那活潑文雅的小小的身軀，他那熱心的姿勢，他那單純的喜悅，都能使看着他的人起一種愉快之感。

最後，終於把要解釋的都解釋好了，那遊戲就熱心地開始。老伯爵在這時，仍覺得很有趣。他的年青的對手非常熱心，聚精會神地在玩着這遊戲。他在投出一個好球時的歡笑，得了點數時的熱烈，並且不論是自己得勝還是對手得勝，他都無偏無私地歡天喜地，這種種，對於無論什麼遊戲都會添一種興趣的。

在一禮拜前，如果有人去對多林可德老伯爵說，這天早上他將和一個捲髮的小孩子，用了黑白的木牌，在一個顏色鮮明的木盤上玩一種小孩子們玩的遊戲，因而會





怎樣重的東西對着他擲過去，都是正當的，而且也不違背基督教的法則。

自從毛丹德牧師到多林可德教區來供職的這許多年以來，我們這位教區長簡直沒有看見過老伯爵出於自動的，對誰做過一點慈善的事情，或者在無論什麼情形之下，表示過他在想着別人的事情。今天他來訪問老伯爵，爲的是要和他談一件緊急的事。當他在門前的樹蔭大道上走着的時候，他心中，爲了兩個原因，比平時更覺得訪問老伯爵的可怕。第一，他知道老伯爵近幾天來，腳很痛；心情很不好的消息，已經傳到村中了。這個消息是伯爵府裏的一個年輕的女僕，傳到她的姊姊那裏去的。她的姊姊在村中開着一家小舖子，賣點針線，棉花，薄荷糖，以及各種閑談的消息，過着相當地舒適的生活。關於伯爵府裏的事情，農莊的事情，村裏的事情，要是這位老闆娘娘，狄泊爾夫人，也不知道的時候，那末這件事情便不值得一談了。當然，關於伯爵府裏的事情，大小小她都知道的，因爲她的妹妹珍淑，是那城堡中的一個女僕，並且和湯麥斯很要好。



狄泊爾夫人，那老閨娘娘，坐在賬檯上說道：「講到老伯爵的那種行動，那種粗暴的言語就是做用人的也都忍不住的呢！這是湯麥斯親自和我的妹妹，珍淑說的話。就在兩天以前，老伯爵竟拿盛麵包的碟子對湯麥斯擲過去呢！要不是別的事情還做得適合，和樓下的僕人們也還講得來，他隨時都會叫他滾蛋的。」

這位教區長也聽到過這些話，因為老伯爵在那村莊裏，是一個有名的可憎惡的人物，農家婦女在有同伴們來茶會的時候，總把老伯爵的粗言暴行來做她們的談話資料。

第二個原因呢，更壞了。因為這還是個新近的事，並且大家都非常有趣味地在談論着。

老伯爵第三個兒子大尉到美國去，和一個美國姑娘結婚的事情，還有誰不知道呢？老伯爵待這位大尉如何地忍心，而這位大尉多麼豐采翩翩，和藹可愛，在這一個人家庭中要算是唯一的一個人人人愛戴的人物，竟可憐地，不得寬宥，淪落海外，死於異國；



這種種事情，還有誰不知道呢？老伯爵深深地憎恨着那個做他幼子的妻房年青而可憐的寡婦；老伯爵一想到她所生的那個小孩子，便覺憤恨，並且永遠不想看見那小孩子；直到後來，他的兩個大兒子也死了，他有了絕嗣的恐慌，才想要那小孩子；這些事情，還有誰不知道呢？他對於他孫子的到來，毫不存好心，絕不覺快樂；而且他只是在心中想着，他的孫子不過是一個庸俗笨拙而又魯莽的美國小孩子，除却玷辱他家的門楣以外，絕無什麼好處的。這些事情，還有誰不知道呢？

這位自傲的，憤怒的老伯爵以為他的這種種心思都是秘密着的，絕對沒有人知道。他絕沒有想到他所感到，所擔心的事情，竟有人敢去猜度，至於敢去談論，那更不必說了。然而他的僕人們在那裏看守着他，從他的臉色上，從他抑鬱的態度上，已看出他的心情了，而且他們還在僕役室中大加討論呢。所以當他正以為自己把那些下等人掩飾過去，覺得什麼都安全無事了的時候，湯麥斯却正在和珍淑，廚子，以及別的男女僕人講述他的意見哩！他的意見是：「今天老伯爵在想着大尉的兒子啦，脾氣要比平



日更壞了。他預料這小孩子無論怎樣都不能光榮他家的門楣。「其實呢，也是正該如此啊。」湯麥斯還解釋道：「這原是他自己的不好啊。誰叫他讓那個孩子在美國窮苦人家撫養大的呢？在那種地方撫養大的，他還想有什麼出色的孩子嗎？」

當毛丹德牧師在路旁的大樹蔭下走着的時候，他記起這個很成問題的小孩子剛在前一天晚上到城堡中來的事情。十分之九，老伯爵一定已經發見這小孩子具有着他以前所慮及的那許多缺點；如果這可憐的小孩子已使他失望了的話，那末，十分之十，老伯爵現在一定正在大發雷霆，對第一個來訪問的人，準要發洩他的忿恨——而這第一個來訪問的人也許就是牧師自己。

當湯麥斯推開了書房的門，牧師的耳朵聽見一種小孩子的快樂的歡笑聲的時候，牧師是多麼驚奇呀！

「兩個球出界了！一個興奮，可愛的小聲音，差不多是在叫喊似地說，「看！兩個球出界了！」



那邊是老伯爵的椅子和他擱着發痛的脚的足几，他的身旁，有一張小桌子，上面擺着一副玩具。挨近在他身邊，倚在他的手臂上和那隻不痛的腳膝上的，是一個臉龐熱熾，眼睛在興奮地轉動着的小孩子。「兩個球出界了！」那小孩子叫着說，「這次你運氣不好啦！是不是？」這時，他們兩人都突然地注意到有人走進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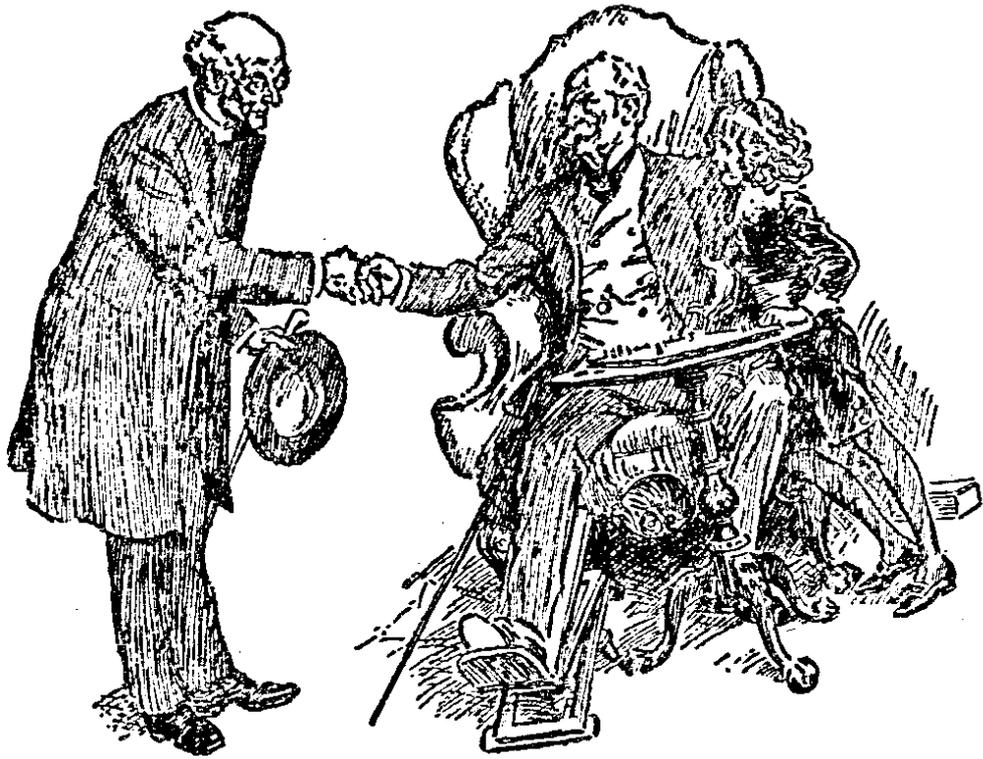
老伯爵向四周一望，照例是皺了皺他那粗鬆的眉頭。當他看清楚來人是誰的時候，毛丹德牧師更覺得驚奇了，因為老伯爵非但未曾露出比平日更高興的樣子，反而帶着一些和悅的神情。實在，那時他似乎已忘掉他自己是一個不愉快的病人，忘記自己能夠裝出多麼不快的樣子的事情了。

「嘎！」雖然他仍照例地用着粗暴的聲音說着，不過他却很和悅地伸出他的手來。「早安！毛丹德！你看，我已找到一種新的消遣啦！」

他把另外的一隻手，擱在薛德立肩膀上——他能介紹這麼好的一個承繼者，也許他的心中，已紛然地起了一種很得意的情緒吧。他把薛德立稍稍引上前去，同時他



伯爵和孫子



第九圖 你看，我已找到一種新消遣啦！

的眼中閃出一種喜悅的光來。

「這是新來的封德羅  
小伯爵！」他說道，「封德羅，  
這位是此地的教區長，毛丹  
德牧師。」

封德羅向那穿着牧師  
衣服的紳士望着，一面向他  
伸出手去。

「得和先生認識，我非  
常高興！」他記起霍布士先  
生和新顧客招呼的時候，他



曾聽到他有幾次用這樣的話，於是他就這樣地說了。薛德立深深地覺得，一個人對於牧師總該特別客氣一些的。

毛丹德牧師一面向這小孩子的臉上注視着，一面伸手去把小孩子的手握了一會，不自覺地微微一笑。像其他的人們都歡喜他的那樣，就在這一刻，牧師也歡喜這小孩子了。最使他心中感動的，並不是這小孩子的豐采和文雅，而是他說的那幾句話裏面所表現的單純，自然的親切。雖然他的話有些可笑，有些奇突，但是快樂而且誠實的。在牧師望着薛德立的一瞬間，竟把可怕的老伯爵全然忘記了。世間本來沒有比親切的心兒還來得更有力量的東西，而這顆親切的心兒，雖則是一個很小的小孩子的心兒，可也已經能夠把這間寬大陰鬱的書房裏的空氣，變成爽快，光明的了。

「封德羅小伯爵！我和你認識，也非常高興呢！」那教區長說：「你這次到此地來，確是一個長途的旅行哪！大家知道你一路平安的消息，都很高興哩！」

「那真是一個長途的旅行啊！」封德羅回答說，「不過和『親愛的，』我的母親



在一起，到也並不覺得怎麼寂寞。當然，有母親在一起的時候，你也決不感到寂寞的；加以那海船又很好看。」

「毛丹德，請坐！」老伯爵說了，毛丹德牧師就坐將下來。他先向封德羅看了一眼，然後去看看老伯爵。

「伯爵！你老人家有這麼好的一位令孫，真真可賀得很呢！」牧師熱情地說。然而老伯爵却顯然地不願把對於這件事高興的心情表示出來。

他粗率地說：「他很像他父親。且希望他將來能成一個比他父親體面一些的人吧！」後來他又加上一句說：「噫，今天有什麼事情？毛丹德。現在有誰發生困難了？」

他說這話的語調沒有牧師所預料的那樣不好，只是在他開口之前，稍微遲疑了一下。

「是希謹斯呀，」牧師說，「是愛基田莊的希謹斯啊，他非常不幸，自己害了一個秋天的病，他的幾個小孩子又患了腥紅熱。我原也不能說他是一個怎樣善於理家的



人，不過，他的運氣實在不好，一切事情自然都不順手了。他現在正爲了房租着急。你的賬房牛威克告訴他說，如果他付不出房租，他便得搬走。當然囉，這在他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目前他的妻子在病着，昨天他來找我，要我到你老人家這裏來，請你寬限他些時候。要是能夠給他延期，他想總可以補繳的。」

「他們總是打着這種主意的！」老伯爵稍稍變了臉色說。

封德羅向前進了一步。他站在他祖父和客人的中間，用心傾聽他們的談話。他對於希謹斯這個人，即刻發生了興趣。他想知道他有幾個小孩子，他們患腥紅熱厲害不厲害。當牧師在講着話的時候，他睜大兩眼，懷着非常濃厚的興味，盯在毛丹德臉上。

「希謹斯確是一個正直的人！」牧師爲要加強他的要求，這樣地說。

「他到是一個極壞的佃戶呢，」老伯爵說，「他始終總是不順手的。牛威克告訴我！」

「目前他非常地困難，」牧師說，「他極其愛他的妻兒，要是他的耕地一被撤消，



那他們一家人簡直就得挨餓。小孩子們所需要的滋養品，他也不能供給了。而且，有兩個小孩子患了腥紅熱之後，身體很衰弱，醫生吩咐過，他們該喫點葡萄酒和補品，但是這些東西，希謹斯那裏來錢買呢？」

聽了這句話，封德羅更向前走進一步。

「這正和梅基爾的情形一樣呢！」他說。

老伯爵微微一驚。他就說道：「我把你忘記啦！我忘記我們還有一個慈善家在這間房裏了！梅基爾是誰呀？」於是奇妙的歡愉之光，又復在這老人的深陷的眼睛裏閃現出來。

「梅基爾就是白里蓋的丈夫，他也患過腥紅熱，」封德羅回答說，「他也付不出房租，也沒有錢買葡萄酒和補品。你給我的那些錢，我就拿去周濟他。」

老伯爵古怪地把眉頭皺了一下，但是這個樣子並不十分嚴峻。他向毛丹德望了一眼，然後說：



「這樣下去，我不知道他將來會成了一個怎樣的地主呢。我告訴哈維善說，看這小孩子要什麼，就給他什麼——誰知道，他所要的東西，却是送給乞丐們的錢！」

「哦！不過他們都不是乞丐呀！」封德羅熱心地說，「梅基爾是一個很好的瓦匠，而且他們都做工的。」

「唔，」老伯爵說，「他們都不是乞丐。他們都是很好的瓦匠，擦鞋匠，賣蘋果的老婦人！」

於是他低下頭來，對小孩子凝視一會。原來這時他心裏起了一種新的念頭，雖然這個念頭並不是由於高貴的心緒中而來的，但是也總不是一種惡念。

「來，走過來！」老伯爵終於這樣說了。

封德羅走近他去，只求不妨害他的痛腳，盡量地靠近他站著。

「在這種情形之下，你打算怎樣辦呢？」老伯爵問着說。

在這一瞬間之中，毛丹德牧師不得不說他自己起了一種奇妙的感覺了。他原



是一個富於思慮的人，在多林可德又住了這許多年，佃戶中的窮人和富人，村民裏的正直的勤儉的，和不正直的怠惰的人們，他統統知道。他也深深地感覺到怎樣的一種可善可惡的權力，在將來要給與這個站在身旁的，睜大了棕色的兩眼，雙手深深地插入口袋裏的小孩子。他又想到，這個傲慢自縱的老伯爵，也許會出於一時的高興，現在就給這小孩子一種大權，倘若這小孩子的生性不是單純，慷慨的話，那末，不但對於別的許多人，就是對於牧師自己也是一件極其糟糕的事。

「如果是你的話，這種事情你想怎樣辦呢？」老伯爵追問着說。

封德羅更接近一點，而且有如對好朋友那樣極能信任的一般，把一隻手放在老伯爵的膝上。

「要是我有很多的錢，」封德羅說，「並且又不是一個如現在這樣小的小孩子，如果這樣，我就讓他住在那裏，他的小孩子們所需要的東西，也都送給他。但是，我還僅僅是一個小孩子呢。」他說到這裏，停了一停，在這一停的中間，他臉上顯明地現出



光彩來。接着他又說道：「可是不論什麼，你都能做到的，是不是？」

「哼！」老伯爵盯着他，說：「你的意思是這樣嗎？」不過，他並沒有表示什麼不高興的樣子。

「我是說，要是祖父，那就想把什麼東西，給無論什麼人都辦得到。」封德羅說道，「牛威克是誰呢？」

「他是我的賬房，」老伯爵說，「有許多佃戶，對他都不大要好。」

「現在你打算寫封信給他嗎？」封德羅問道，「我替你去把鋼筆和墨水拿來好嗎？我先把桌上的玩具收拾好吧？」

牛威克對於佃戶的種種暴行，是得着伯爵縱容出來的。這在封德羅分明是絕對沒有感到的。

老伯爵仍是對他凝視着，停了一刻，然後才問道：

「你會寫嗎？」



「會的，」封德羅回答，「不過寫得不大好。」

「那末把桌子上的東西收拾起來吧！」老伯爵吩咐道，「再到書桌上去把鋼筆，墨水，和信紙拿來！」

毛丹德牧師的興趣更增加起來了。封德羅很敏捷地照老伯爵所吩咐的那樣做。不一會，信紙，大墨水瓶，鋼筆，都已預備好了。

「好了！」他快樂地說，「你寫好了！」

「要你寫呢！」老伯爵說。

「我寫！」封德羅喊起來說，他的前額都漲紅了。「我寫的也行嗎？如果不查字典，又沒有人在旁告訴我，我常常會把字拼錯呢。」

「那也行的。」老伯爵說，「希謹斯是不管拼字的。你寫吧，因為你是慈善家，而我却不是。拿鋼筆蘸點墨水寫吧！」

封德羅拿起筆來，在墨水瓶裏蘸了點墨水，於是靠着桌子，做出寫字的姿勢。



「現在我該怎樣寫呢？」他問道。

「你可以寫：『關於希謹斯的事，現在且不要去干涉他！』下面署了一個『封德羅』的名字就行了。」老伯爵這樣說。

封德羅再把筆在墨水裏蘸了蘸，手靠在桌子上，開始寫了。他寫得很遲鈍而且很鄭重，但是他却專心致志地寫着。過了一會，手稿已打好了，他就將牠交給他祖父，臉上露着一點稍稍不安的微笑。

「你以為這樣寫能行嗎？」他問他祖父道。

老伯爵將那手稿看了看，口角稍微扭動一下。

「行的。」老伯爵回答說，「希謹斯見了這條子一定很滿足了吧。」於是他就把那手稿遞給毛丹德牧師。

毛丹德接下來，一看，原來是這樣地寫着的：

「親愛的牛爲克先生：



如果你同意，關於希金德的事，請暫時不要干涉他。

封德羅敬白。

信裏面的兩個名字和「干涉」這字都拼錯了。

「霍布士先生寫信，末尾的署名都是這樣寫的呢。」封德羅說，「而且寫上一句『如果你同意』的話，我想比較好些。『干涉』這字，一點也沒有拼錯嗎？」

「錯了一點啦，字典上不是這樣拼的。」老伯爵回答說。

「我也怕把牠拼錯了，」封德羅說，「我應該問一問哪。兩個拼音以上的字，往往容易寫錯，應該查查字典，查了字典，便很靠得住了。我再來寫一封吧。」

於是他就再寫了一封，這一次寫得非常小心，為謹慎起見，每一個字都預先和伯爵討論一下才動筆。所以，這一次寫出來的，是一封正正式式的手簡了。

「拼音這事情，真是一件怪事。」他說，「你想來牠總是這樣拼的了，往往偏不是這樣。我常常以為 please（請）這個字是 pless 這樣拼的。然而實際上却不如此。如



果自己不問一下的時候，*Dear* 每每容易拼作 *Deer*。有些時候，真要弄得垂頭喪氣哩。

毛丹德回去的時候，他就將這封信帶了去；同時，在這封信之外，他還帶一樣別的東西去——這東西就是他從前無論那一次到多林可德伯爵府邸來以後，在林蔭大路上走出城堡回來的時候，所未會感覺到過的一種更愉快，更有希望的心情。

牧師走的時候，封德羅送到他門口。客人去了，他就回到他祖父跟前。

「現在我可以到『親愛的』那裏去一下嗎？」他說，「我想，她在那裏等着我呢。」  
老伯爵沉默了一刻。

「你得先去看看馬房裏的東西啊。」他說，「掀一下鈴吧！」

封德羅臉上突然紅了起來，說道：「要是祖父允許，真感謝不盡了。但是，我想馬房裏的東西還是明天去看的好。母親時時刻刻地在等着我的哪。」

「很好！」老伯爵回答說，「那末就叫他們預備馬車吧！」後來他又無精打采地



加上一句說：「那是一匹小馬哩。」

封德羅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小馬！」他叫喊着說，「是誰的小馬呢？」

「你的呀！」老伯爵回答說。

「我的嗎？」那小孩子又喊起來了，「也是我的？和樓上那些東西一樣，也是我的

嗎？」

「是的，」他祖父說，「你要去看看那匹小馬嗎？我叫他們把牠牽來好嗎？」

封德羅的臉龐一陣紅似一陣了。

「我從不會想到過會有一匹小馬的啊！」他說道，「我從不會有這樣的念頭過

哩！『親愛的』知道了，要多麼快樂了哪！你把什麼東西都給了我啦！對不對？」

「你要看看嗎？」老伯爵問道。

封德羅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說道：



「我要看一看，我簡直急不及待地要看看牠呀！但是，我怕時間來不及了呢。」

「今天下午你一定要去看你母親嗎？一定要去嗎？你覺得不能再延遲一下嗎？」

老伯爵這麼問。

「噢，」封德羅說道，「她一定想我想了一整整半天了，而且我也老想着她哪。」

「哦！」老伯爵說，「是這樣嗎？你也想她嗎？那末你掀鈴吧！」

當他們坐着馬車，在那掩覆着穹形樹木的林蔭大路上，向城外駛着出去的時候，老伯爵儘是沉默着。但是封德羅却不然，他專談着那匹小馬的事情。問是什麼顏色，怎樣大小，叫什麼名字，最歡喜喫什麼東西，多少年紀，明天早上幾點鐘起來，就可以去看牠？

「『親愛的』不知道會怎樣地歡喜呢！」他老是這麼說着，「你待我這樣地親切，她不知將怎樣地感激你啊！她知道我是非常歡喜小馬的，不過，她和我都從未想到過我會有一匹小馬。在紐約的時候，第五街上有一個小孩子有一匹小馬，他每天早晨，



第十圖 我想祖父一定是世界上最最好的一個人吧!最後他終於猝然地說話了。



騎着馬出來玩，我和母親就常常散步到他家門前，去看他騎馬。」

他向後靠在背墊上坐着，惘然地對老伯爵凝視了幾分鐘，接着便全然沉默下去。

「我想祖父一定是世上最最好的一個人吧！」最後，他終於猝然地說話了，「你不是總做着和善的事情嗎？對不對？——並且還很體恤別人。『親愛的』說過，不爲自己打算，只替別人設想，這是善事中的善事。祖父不正是如此嗎？」

老伯爵聽到他的孫子把他說得這樣好，簡直弄得目瞪口呆，不知道怎樣說才是了。他覺得必需思考一下，看着他自己那些醜惡的利己的行爲，都被一個單純的小孩子想作很好的慈善事業，這在他却是一種奇妙的經驗。

封德羅仍是帶着欽佩的眼睛——他的那雙大的，清澄如水的，天真爛漫的眼睛——注視着他，繼續在講話。

「你使許多人幸福了呢！」他說，「就是梅基爾，白里蓋和他們十二個小孩子，還有那賣蘋果的老婦人，狄克，霍布士，希謹斯和他的妻子兒女們，還有毛丹德——當然



因爲他也是快樂的——以及「親愛的」和我，那是因爲你給我一匹小馬和其餘的許許多多東西。我用手指計數，在心上算了一下過，受了你的好處的人，一共有二十七個了，二十七個人——很不少了哪。」

「對他們很親切的人是我嗎？」老伯爵問。

「是呀！」封德羅說道，「你使他們都幸福了！你知道了吧？」他說到這裏，稍稍遲疑了一下，才接下去說，「還有些人，對於伯爵們的事情還不知道，他們却對於伯爵們抱着很大的錯誤觀念哩。霍布士先生就是如此。我想寫封信給他，和他說明一下。」

「那末霍布士先生對於伯爵們的意見是怎樣的呢？」老伯爵問。

「唔，你知道，困難的是，」這位小朋友回答說，「他並不認識一個伯爵，他只是在書本上讀了一些關於伯爵們的事情。他以爲——請你不要見怪——伯爵們都是些殘暴忍心的人，他說他不准那樣的人們，踏進他的店中去。但是，假使他知道你的時候，我敢說，他要完全不如此想了。我要把關於你的事，寫信去告訴他。」



「你將告訴他什麼事情呢？」

「我將告訴他，」封德羅熱心地紅着臉龐，說，「說你是我平生所見到的最親切的人。我還要告訴他，說你時時總在替別人設想，而且使別人幸福。並且我希望，將來長大之後，我也要做一個正像你這樣的好人。」

「正像我！」老伯爵望着那小孩子興奮得發熱的臉龐，這樣地重覆一句。同時一陣羞慚的暗淡的紅潮，在他那枯皺的皮膚上現了出來。於是他突然地轉過眼睛，從馬車的窗子看出去，望着外面的山毛櫸樹，那些樹的光滑的褐色葉子，正在日光中發着閃光。

「正像你啊！」封德羅非常客氣地說，「如果做得到的話，只怕我沒有這樣好吧。但是我總想盡力這樣做去。」

馬車儘在那些美麗的，枝葉繁茂的林木底下的皇堂大路上駛着，時而走過綠蔭空地，時而走過映着金色的陽光的小道。封德羅又看到了這些可愛的地方了，在那裏



羊齒草高高地長着，桔梗草在微風裏搖動着。他又看到鹿子站在或睡在深草叢中，當馬車駛過去的時候，牠們都轉過驚奇的大眼睛來；他又瞥見那些急忙跑開去的灰色的兔子。他又聽到鷓鴣飛着拍翅的和小鳥唱歌的聲音。這些東西，在封德羅看來，似乎比以前更加美麗了。他身處於這美麗的境地中，心裏已充滿了愉快和幸福。

老伯爵雖然也對着車外在看，但是他所看見的，所聽見的，却大大的不同了。他只看見一個既無慈善事業又無親切思念的漫漫長的生涯。他又望見過去，在這過去中，有一個年青，強壯，有錢，有勢的人，只用了他的青春，精力，財產和權力，專打算他自己的快樂，把許多歲月蹉跎過去。他又看見這個人，時光逝去，老年到來，雖則處於繁華富貴之中，却無一個真心的朋友，度着孤另寂寞的生涯。他又看見那些憎恨他的，畏懼他的，人和奉承他的，諂媚他的人；除了和他的生死有得失關係的人以外，不管他生也好，死也好，竟沒有一個會真心地去關心他的。他望着車外的那些爲他所有的廣大的土地，便想起了封德羅還不會知道的事情——這廣大的土地有多大的面積，值多少錢，在



這地面上營生的人有多少。他又想起另外一件封德羅也不會知道的事情——就是住在這地方的人家，無論是貧是富，雖然都羨慕着這富貴與權勢，並且還想這些東西佔爲己有，但是他們永遠不會有一剎那的時間去想這貴族的地主是個好人，或者像這單純的心的小孩子那樣，希望把伯爵當做模範。

一個人在過去的七十年中，專想着自己的事情，除了關於自己的快樂與歡娛的事以外，絕不注意到世間對於他所抱的一種什麼意見，縱使這個人怎樣傲世，怎樣重名重利，一旦回憶起自己這樣的生平，也總要覺得不很愉快吧。實在呢，他以前從來沒有去回憶過，現在一個小孩子信任他的良善，超過了他實在的本質，並且還希望自己能夠步他顯赫的後塵，以他做模範，這事情暗示着他一個新奇的疑問，到底自己是不是能夠做別人的模範的人。爲了這個緣故，他才那樣地回憶自己的過去。

封德羅看見老伯爵皺着眉頭，沉默地向車外凝視着，便以爲祖父的脚一定很痛。於是這體貼入微的小孩子就小心着不去攪擾他，也默默地向車外看着羊齒草和鹿



來作消遣了。但是，後來馬車駛過了庭園的大門，穿過了綠草的小徑，便停下來。他們已到科德洛基了。那個高大的僕人，一把車門打開，封德羅便跳下車到地上來。

老伯爵從幻想中驚醒過來。

「怎麼？」他說，「已到了嗎？」

「是的，」封德羅說，「讓我把拐杖給你。你再扶着我下車吧！」

「我不下車去。」老伯爵粗暴地說。

「不去——不去看『親愛的』嗎？」封德羅露着驚奇的臉色說。

「請你的『親愛的』原諒我吧。」伯爵冷淡地說，「你去和她說，祖父就是小馬，也留不住你呢！」

「那末她是要失望了，」封德羅說，「她很想見你哪！」

「我怕不會吧，我們回去時，就用這輛馬車來接你——湯麥斯叫哲夫利開車！」  
老伯爵這樣地說。



湯麥斯把車門關上。封德羅驚訝地望了一眼，隨即向那馬路跑去了。於是老伯爵便有了了一個機會——哈維善先生也曾有過這樣的機會——望見那雙美麗的強壯的小腿，以可驚的速度在馬路上跑着。這雙小腿的主人，分明不願失去一分一秒的時間。馬車慢慢地駛遠去了，可是老伯爵並不即刻向後靠在背墊上去，却是仍舊向外車外望着。從一處的樹隙中，他可以看見那座房子的門，大大地開着。那小孩子的影子向石階上跑上去的時候，另外有一個人的影子——也是小小的，苗條而年青，穿着黑色衣服——一個影子跑出來接他。封德羅跳到他母親的懷抱中，抱着她的項頸，吻逼着他母親的可愛而年青的臉，在這時候，他們母子倆彷彿是合着飛起來的了。



